新女性

12

第四卷 第十二號

美國賴勃爾博士著　張昌祈譯

兒童与家庭

辛克萊評語！

父母的良箴！

兒童的福音！

辛克萊批評本書所說絕對不該用責罰來加於兒童的意見道：「我想有時小孩子必須被強迫着立刻遵從他們的父母，沒有猶豫。譬如在我們的都市裏，兒童因爲沒有地方來玩耍，便不得不在街路上玩。如果做父母的要教一個極小的孩子不可離開行人道走到街道中心去，他將會覺得無法使小孩子明白行人道與街道的區別，以及這個區別的重要。做父母的會想到，與其用棒來打小孩子的手，總不比小孩子被汽車輾得骨肉模糊，來得殘忍吧。」作者用這樣的話來回駁他：「所有的小孩都懂得行人道與街道的區別。要教一個正常的兒童明白行人道是安全的，因爲那里沒有車子過：這並不是難事。對於這些，兒童自己早就知道。又凡是公正地觀察過兒童的人，都會覺得他們，即使不經指示，也是非常留心着的。自然，事故是會發來的。但是對於成人，對於父母，就不會遭遇到這種不測之災嗎？至於一個過小的兒童，往往不會，並且也不應該，不加監護而讓他一個人跑到街上去的。」

實價八角

上海　開明書店

A 1146

趙景深先生翻譯

柴霍甫短篇傑作集

預約展期兩月

本書預約原定十九年一月底截止但因發售期間過短彙之交通多阻遠方未及訂購者尚多特將預約期展長兩月至本年三月底截止第一期改爲四册亦卿延至三月出版全書仍於五月底出齊尚希從早惠訂毋使機會錯過

全書二千五百頁　上等道林紙精印

分裝成八大厚册　裝綢硬面燙金字

原售每册銀一元　現改價一元一角

預約仍售洋六元　國內郵費一元四角四分

上海四馬路

開明書店

柴霍甫短篇傑作集預約簡章

一，全書約二千五百頁，用上等道林紙精印，分裝八冊，布面金字。

二，預約期限以十九年三月底截止，同時出第一至第四冊。其餘六冊，於十九年五月底出齊。

三，每冊實價一元一角，預約全部六元。

四，郵寄費各行省及日本每冊五分，新疆蒙古香港澳門及郵會各國每冊一角八分。

五，郵局信局不能匯寄之處，可用郵票（以六分以內為限）代錢，以九折計算。

六，陝甘雲貴四川新疆蒙古及國外各地預約期限，得展至十九年五月底止。

七，預約價交後，當將預約憑單寄奉，出書後照後開辦法分別辦理。

甲，不付郵費者，寄奉自取憑單，出書後請持憑單向原定處取書。

乙，付清郵費者，寄奉郵寄憑單，出書後由敝店交郵局寄奉，憑單不必寄還。

前項取書辦法如有變更或住址遷移，應請隨時知照原定處，未知照以前，照原辦法或原住址送發各書，不負追回之責。

八，預約憑單如有遺失，須覓殷實鋪保向原定處掛失，滿二個月後方能補給。

九，取書期限，以全書出版後一年為止，過期不取，預約憑單作廢。

十，樣本函索即寄，但須附郵票二分半。

十一，預約者請填明後列定單，寄交上海四馬路望平街東口九十五號敝店發行所或各地經售處為荷。

開明書店啓

經售處

預約定單

茲預定柴霍甫短篇傑作集　部計預約價
大洋　元郵寄費　元　角合共
洋　元　角正交
寄上郎希查收將預約憑單掛號填就照後開
地址掛號寄下可也此致
開明書店　寄　年　月　日

姓名

通信地址

中學生創刊號

夏丏尊 章錫琛 豐子愷 顧均正 主編

「你須知道自己」……夏丏尊
孔子與耶穌……陶希聖
求學與致用……章錫琛
詩及詩趣……盧冀野
從數學說到思想……劉薰宇
作你自己要作的題目……郢生
英文語音辨微……林語堂
美術講話……豐子愷
營養化學之話……程祥榮
黑人的藝術……劉叔琴
古代英雄的石像……葉紹鈞
學生團體組織大綱……劉大白

全冊三百餘頁此外尚有科學零拾讀者之頁及翻譯小說等目繁不及備載

中等學生的課外導師！
中等教育的後援軍隊！

本誌全年十期按月發行逢六月十二月停刊每期自一百五十頁至一百八十頁一月七月為特大號頁數加倍每期另售一角五分特大號三角預定全年國內連郵費一元五角國外加郵費四角半年不定聯定滿十份以上寄在一處者每十份加附書券一元創刊號特價二角附贈二角書券一紙如在民國十九年一月內預定加附書券八角逾期不贈訂閱本誌諸君並有每年獲得勵學獎金一百元之希望

上海四馬路
開明書店

中學生勸學獎金章程

一、本獎金專爲勸勵閱讀本誌之高初級中學在校學生勉學而設，與一般含有賭博性質之獎金不同。

二、獎金名額隨中學生讀者人數之多寡而定。每一千名讀者設獎金額一名，五百名以上不滿一千名時，亦作一千名計算。一萬名以上設十一名；二萬名以上二十三名，三萬名以上三十六名，四萬名以上五十名。五萬名以上另定之。

此項額數，於每年四月底就中學生定報單上揭算，在五月號本誌上發表。

三、獎金每名贈送壹百元，作爲得獎人學費，其姓名於每年八月號本誌發表。

四、本社組織中學生勸學獎金委員會，除本社職員外，另聘教育界名人爲委員。

五、勸學獎金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獎金之保管及支付。

二、得獎名額及得獎人之決定。

六、願得獎金者，須塡具志願書，黏附最近四寸相片，並抄送本學期各科成績，經所在學校校長及訓育主任之推薦，向中學生勤學獎金委員會提出，每校以三名爲限。

七、得獎人之獎金，須於發表後一個月（遠地以三個月爲限）內由所在學校之校長代具正式收據，向中學生勤學獎金委員會領取，專作學費之用。逾期不來領取，卽移贈候補得獎人。

八、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在本誌上發表。

上海兆豐路安多里　開明書店編譯所　中學生雜誌社訂

本會委員姓名列左（依姓名筆畫爲序）

周予同　林語堂　夏丏尊　章錫琛　舒新城

葉紹鈞　劉大白　豐子愷　顧均正

茲訂閱中學生雜誌全年　份匯上定報費計銀　元
角郵費計銀　元　角共計銀　元　角
請照後開地址將定報收據及應得贈品寄下爲盼此致
開明書店發行所（地址四馬路望平街）　啟（以後來信均請用此姓名）
定報人姓名　定報人通訊處（請弗用古地名並將是否通郵詳細註明）

中學生定價全年十冊一元五角國內及日本不加郵費新疆西藏蒙古香港澳門及海外各地另加寄費四角在十九年一月內預定者贈八角書券一紙可換取值銀八角之書籍另贈讀者證一紙可憑證領取勸學獎金及享九折購書之利益如預定十份以上寄在一處者每十份加贈書券一元創刊號十九年元旦出版特售大洋二角附送二角書券一紙

開明活葉文選與學校油印選文的比較

中等學校教授國語文，雖然有坊間出版的各種教科書，但因爲編輯上都有缺陷，且被刻板的課文所限制，不能自由活用，所以採用的很少。普通學校，大概多由教師於講授前自己選出，交書記用鋼筆板油印。現在本店編印了一種開明活葉文選，係由有多年經驗的國文教師選出新舊各體文字，無不完備，加新式標點，劃分段落，用四號鉛字排印，校對精細，印刷紙張，都很精美，每篇可以零買，比較舊式死板的教科書固然便利萬倍；就是和學校油印的選文比較起來，尤有種種的優點。不信請看下面的比較表：

開明活葉文選的優點	學校油印講義的缺點
印刷鮮明，紙張光潔堅實。	印刷模胡，紙張不堅實。

校對精細沒有錯誤脫漏的字；且加新式標點劃分段落。	用鋼筆匆匆寫成，不易校對；錯誤脫落的字，往往很多。加標點和分段落更屬不易。
每頁約九百字，祇售大洋三釐。	每頁至多四百餘字，成本須三釐以上。
可以隨需用的多少，自由購買。	需用不多時，亦須預備若干份，常多折耗。需用多時須印兩次。缺少一二份時，又不便補印。
預先買就，上課時卽可取用。	書記員忙迫的時候，不及抄寫；往往臨上課時無書可講。
不必雇用書記，其薪水可以津貼國文教師。	須雇用書記員抄寫，薪水至少須每月數十元。
缺課或有散失時，可以隨時補買。	遇缺課或有散失時，無從補齊。
學期完了後，可理齊託本店代爲裝訂成冊，隨時溫讀。	裝訂不便。模胡錯漏太多，溫讀時無興味。

文章作法	夏丏尊 劉薰宇 著	本書對於記事文敘事文說明文議論文小品文之作法論述詳盡極便練習改正實價大洋五角
世界語全程	盛國成 著	本書專供初學之用分課編制譯注詳備每課有練習題末附短文及應用文程式尤便自修實價一元
中國文學概論講話	鹽谷溫 著 孫俍工 譯	本書從橫的方面說明中國文學之性質及種類於詩詞小說戲曲論述精詳極便研究實價二元五角
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	本間久雄 著 沈端先 譯	本書從文藝復興時代起歷述各派文藝之性質及作家性格足窺近代文藝思潮之大概平裝實價九角
原文譯註 姊姊的日記	哈代 著 方光燾 譯註	本書作者為現代名家茲將原文對照譯註對於發音文法指導極詳可作練習英文漢譯者的模範實價八角
給青年的十二封信	朱光潛 著	本書對於青年所關心的問題一一抒述意見加以懇切正確的指導為青年所必讀實價四角
愛的教育	亞米契斯 著 夏丏尊 譯	本書用日記體描寫學生對於學校家庭國家之愛足打動少年人的心坎平裝實價九角精裝一元五角
近世社會思想史	波多野鼎 著 徐文亮 譯	本書用客觀態度探求各種主義思想發展之徑路說明其根本觀念極為詳明實價五角
民衆世界史要	劉叔琴 編	本書打破古代之歷史編纂法純以民衆為本位可促起民衆之自覺實價大洋六角
田徑賽的理論與實際	謝似顏 著	著者為體育專家書中對於田徑賽之預備及方法有極懇切極詳明之指導實價一元

新女性　第四卷　十二月號（第四十八號）

插繪

枯蘭特．及德的星期日……修勒（卷首）

舞場……修勒（卷首）

圖版解釋……錢君匋（一五九二）

發刊詞……編者（一五〇〇）

普洛戀愛學……默之（一五〇三）

伴侶結婚運動的發展及其原因……晏始（一五一三）

社會主義與婚姻……周容（一五一九）

論嫉妬……微明（一五二九）

老少愛的結局……哲生（一五三一）

嬰兒拋棄及其救濟……周容（一五三七）

裙子……孫席珍（一五四三）

「阿巧」……符竹英（一五五七）

妻子的報酬……賀玉波（一五六九）

關於蘇維埃的女性活動……含戈（一五七五）

四川婦女運動史的一頁……楊昌溪（一五七九）

遺產……無名（一五八五）

節日……戴望舒（一五九三）

使女……友華（一五九九）

杜克明醫師診例

診金

門診　兩元（提早過時 掛號加倍）

出診　柒元（特我加倍 路遠酌加 附診四元）

（外埠出診每日壹百元 旅費另計）

光療　每次一元（以十分鐘為限以後每十分鐘半元不足十分鐘者以十分鐘計）

電療　每次兩元（以十分鐘為限以後每十分鐘一元不足十分鐘者以十分鐘計）

注射　普通兩元（手數費與貴者照加）

接生　平產住醫院三十元　住家內五十元（難產另加手術費等待時間過久酌加）

戒煙　每錢叁拾元至五拾元（戒費先惠 不足一錢者以一錢計）

化驗　普通兩元（手續繁者另計）

常年康健顧問（門診免費 出診及其他各費減半）（個人每年一百元 小家庭二百元 大家庭另議）

手術費另議　貧乏不計

診所　東有恆路合安里四十九號 電話四四三六〇（朱家木橋小菜場東首）

分診所　南京路勞合路轉角 電話一九八一五（精益眼鏡公司樓上）

門診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在東有恆路診所 下午二時至四時在南京路分診所（星期日下午停診）

出診　上午八時至下午八時（門診時間除外）

主治　內科　婦科　產科　花柳病

設備　高山太陽燈　紫光電療機　沙發克司燈　電火燒灼機　電力按摩機　透熱電療機　法氏及加氏電療器等最新診療器械

附注　本醫師聘有女醫生襄理婦科產科醫務以便女界接生平產收費廿元 難產由鄙人親到診治

十八年一月重訂

婦女問題研究會為新女性廢刊啟事

婦女問題，今日已從宣傳的唱導而進於實際研究的時代。本會爲適應時代的要求，決定從一九三〇年起，將出版已歷四年之新女性廢刊，今後將集中全力於編印叢書及其他實際問題的檢討，務請國內同志共同贊助。訂閱本報諸君，尙未滿期者，請於一年內持定報收據向原定處索還定銀，逾期概不發還。其直接向上海望平街開明書店發行所訂閱諸君，如不願收回現款，欲將餘款換取本會叢書者，可照實價八折計算，以示優待。本會已出叢書十六種，均歸該店發行。目錄列下：

婦女問題十講	本間久雄著 章錫琛譯	一元
婦人與社會	倍倍爾著 沈端先譯	二元五角
女人的故事	[illegible]治著 胡學勤譯	五角
自由的女性	高德曼著 盧劍波譯	五角
性與人生	周建人著	四角
性與遺傳	開[illegible]爾著 周建人譯	四角
性的知識	[illegible]孫著 方[illegible]可譯	一元
性的故事	[illegible]著 松[illegible]譯	精裝一元 平裝五角
與謝野晶子論文集	張嫻譯	五角
加本特戀愛論	樊仲雲譯	精裝一元 平裝五角
近代的戀愛觀	廚川白村著 夏丏尊譯	八角
新性道德討論集	章錫琛編	五角
訂正 結婚的愛	斯托潑著 胡仲持譯	精裝一元 平裝六角
婚姻的創化	德[illegible]斯著 [illegible]昭譯	三角五分
結婚的幸福	山格[illegible]著 蔡詠裳譯	精裝一元 平裝六角
兒童與家庭	[illegible]著 張昌祈譯	八角

格蘭特·及德的星期日 · 修勒 作

舞場　　　　修勒作

藝術概論	黑田鵬信著 豐子愷譯	本書詳述藝術的本質及其材料內容形式起源製作鑑賞效果等簡明無比平裝實價五角精裝一元
現代藝術十二講	上田敏著 豐子愷譯	本書論述現代文學及藝術之思潮作風內容形式詳加解剖透述而富興味平裝實價一元精裝一元五角
西洋美術史	豐子愷著	本書敘述古代至現代各派藝術之源流及其內容插圖百數十幅可稱藝術大觀平裝實價一元五角精裝二元
音樂入門	豐子愷著	本書專為初學音樂者而作對於讀寫樂譜唱歌彈琴諸法指導極為詳明實價六角
中文名歌五十曲	豐子愷 裘夢痕 編	本書所選歌詞都極名貴尤以中國第一作曲家李叔同先生名作居其多數實價一元
中國名歌選	錢君匋編	本書與前書並行所選曲譜均係西洋名曲作者均係中國古今著名詩人實價一元
進行曲選	白蓮先編	本書搜羅西洋各國最上乘之進行曲而成旋律活潑動聽且皆易於彈奏上下冊各四角
洋琴彈奏法	豐子愷 裘夢痕 編	本書詳述彈習洋琴的手勢時間及音符旋律和聲各項極便初學實價一元二角
口琴吹奏法	川口章吾著 黃涵秋譯	口琴為現代最流行之民眾音樂本書詳述吹奏方法並附名曲多數極易練習實價八角
開明樂譜		本樂譜每頁十二行可寫樂曲及練習和聲均極適用紙張印刷尤為精良每本二角半

廢刊詞

有了四年歷史的新女性，決定於明年廢刊。廢刊的原因很是單純，就是時代已經不需要我們了。

時代眞是握有無上權力的專制暴君。在五六年前使人震駭以爲邪說妄談的議論，到了今日，人人都祇覺得平淡無奇。「婦女解放」「婦女運動」一類的名詞，在五四運動以後的知識階級裏，人人都在興高采烈地討論着宣傳着，同時還有一部分思想落後的人在反對着咒詛着；現在卻被當做像飢了應該喫飯冷了應該添衣一般的老生常談，雖然飯有沒有得喫衣有沒有得添還是一個問題。新女性在大時代的特別快車的車頭上，雖然也充過一小粒的煤塊，但經過了四年的長時日，這粒煤塊早已燃成灰燼；所餘剩的也不過是一些細微的渣滓，早該被火夫棄在路旁，不值一顧了。

婦女問題的解決，不得不與社會問題的解決同時，這在今日已成為自明的真理。用了浮泛的空談來討論解決的方案，在閱讀的人固然覺得味同嚼蠟，一毫不能感到興味，在發論的人也自覺赧然不能下筆。「換一個方向吧！」也有許多朋友這樣勸誘着。但是，換個什麼方向呢？左傾一點吧？在這黨的權力高於一切的黨治國家之下，也許會因此被認為赤化，砍掉腦袋雖然也是快事，可惜我們還沒有這種勇氣。右傾一點吧？和有錢的太太奶奶們講什麼衣服應該怎樣裁縫時髦，蛋糕應該怎樣做纔有味，也許可以給新女性推廣銷路，把定戶激增到幾萬份以上。然而我們不會學過裁縫廚子；說出來未免外行；即使會講也不願喫了自己的飯去做太太奶奶們的供奉。如其為了賺錢，倒不如改業去做珠寶商，還可以多騙幾張太太奶奶們手提袋裏面的鈔票。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所以結果還是廢刊！

廢刊以後，打算把我們的精力集中在叢書的一方面，或者可以譯述幾部有系統有價值的書籍出來，供有志研究婦女問題者的參考，作為我們的小小的貢獻。倘使有興致有閒空的話，也許仍然要寫一點浮泛的空論，在別的雜誌發表。可是，對於四年來幾千位讀者愛護的厚意，卻始終感到十分歉仄，謹在這里竭誠道謝！

倍倍爾著

沈端先譯

布面約八百頁
實價二元五角

婦人與社會

本書久被認爲世界的名著，作者用了非常豐富之歷史的事實，闡明婦女在過去現在之社會的地位，並斷定將來婦女問題的解決，不得不與社會問題的解決一致。其引證的賅博，議論的犀利，氣魄的闊大，爲任何人所欽服。原書出版以後，即被譯成俄法義諸國文字，現在幾乎已翻成全世界的國語。對於思想界的覺醒，實有莫大的貢獻。沈端先先生參照三種譯本譯成國語，譯筆的忠實流暢，爲國內譯書界所僅見，可稱原著者唯一的功臣。

上海
開明書店

普洛戀愛學

林房雄著
默之譯

「法蘭西為甚麼多姦通？」

「這因為法蘭西是舊教國的緣故。」恩格爾斯曾這樣地回答着。他不說這是由於法蘭西人性質輕浮，也不說這是由法蘭西的空氣比德意志更為南國的。

現在的鮑爾喬的結婚，有兩個樣式，一是舊教式，一是新教式。

在舊教國，父母依然替年青的兒女選擇着配偶，用了父母的意志組合成一對的青年夫婦。這結果不消說，現今一夫一婦制的一切內在的矛盾，都要全然在其中露出的。丈夫尋求外遇，而妻則往往姦通。

舊教教會禁止離婚。大概也默認姦通與死一樣，是無藥可救的事故不得不大了眼把結婚內部的姦通看過的吧。

在新教國，普通鮑爾喬的兒子，多少有着自由，可以從自己的階級中選擇女子。因之，某種程度的

戀愛，就做着結婚的基礎。這種辦法從新教的偽善的立場看來，在形式上是必要的。故在他們之間，夫的外遇比舊教國稀少，而妻的姦通也不像舊教國的普通。可是這種家庭，即使組織得最完全的，也被表面平和實際沈悶的倦怠所支配。新教國的鮑爾喬稱這倦怠為「家庭的幸福」

新教國的代表是德意志，舊教國的代表是法蘭西。

德意志的小說中，戀愛的終局是平和的結婚，法蘭西的小說中，戀愛由不圓滿的結婚開始。德意志的小說中青年男子得到處女，法蘭西的小說中，做丈夫的得到別的東西，換言之，就是被妻與人姦通。

日本鮑爾喬的戀愛與結婚的樣式，是怎樣的呢？是舊教式的。父母的意志有絕對的勢力而當事者男女的戀愛只等於零。結婚差不多無一不由強制及方便而成。

於是，日本鮑爾喬中的新教的要素乃叫出反抗的聲音來了。這方面的理論上的代表者，就是近代戀愛觀的著者廚川白村博士。

「無戀愛的結婚是罪惡。」他在這標語之下，向了舊鮑爾喬的戀愛與結婚道德，大大地格鬪，從青年的新鮑爾喬隊裏取得風靡一世的榮譽。

他因了激底地揭破舊鮑爾喬道德，遂得為新時代的鮑爾喬的代表。他的勝利，要之只是新教對

耆教的勝利而已。

以戀愛爲基礎而成立的富於理解與理智的平和的新家庭：郊外的文化住宅，德意志洋紗的幃幕，油漆過的美國洋松的板壁：支配着這些東西的，就是庸俗的家庭的幸福。——那消損彼此生命的難堪的倦怠！

但是要注意！這所謂「平和的倦怠」在鮑爾喬戀愛上，已是最大的成功，最良的幸運！

在鮑爾喬社會，結婚明明是婚女的生活手段。因之，那作結婚基礎的戀愛，也是生活手段。不管賢明的男或女願否如此，但他與她既是鮑爾喬生活的實踐者，爲男子的既是產財的承襲者，一家的扶持者，爲女子的既是法律上經濟上的無能力者，結婚在女子就不得不是生活的方便，戀愛也自因之成爲生活的方便了。

因此，鮑爾喬結婚的樣式，使男的逐漸轉變爲蕩兒，爲戀愛的買主，爲戀愛的好事者……，使女的逐漸轉變爲戀愛的賣戶，爲戀愛的大批生產者，爲戀愛的花的變種（很出了許多的新種）者。

「那末在現代社會上，究竟那裏有戀愛呢？」

「還只存在於現代的被壓迫階級——普洛階級之中。」恩格爾斯這樣地回答着。

他不像廚川白村似地說甚麼須有「高尚的教養」或「男女相互正當瞭解」等類的話。為甚麼呢?在普洛階級間,鮑爾喬的財產全不存在。而鮑爾喬的一夫一婦制與男性支配,卻是從財產的保存與承襲上發生的。

保障男性支配的民法,只有財產者及他們巧妙地對付普洛階級的時候有用。要想使用民法:第一是要有錢。勞動者因為貧乏,故對於妻的關係上,不能享用民法。所以在這階級之中,要有全然特異的個人或社會的關係支配着。不但此也,近代工業把婦女從家庭移入勞動市場或工場,給了她以獨立的社會的人格,有時或竟使她成了一個完全的家族扶養者,於是殘存於普洛家庭中的男性支配的最後的遺物,至此遂失其存在的基礎了。

故就普洛家族說,即在夫婦互相熱愛,互守着貞操的時候,其情形也和鮑爾喬式的一夫一婦制不同。借了恩格爾斯的話來說就是:「普洛的結婚,在語源的意味上雖是一夫一婦制,然不是歷史的意味上的一夫一婦制。」

鮑爾喬的一夫一婦制,以財產的存續與男性支配為前提、在那裏,夫的外遇與妻的姦通永遠是隨伴着的。但在普洛階級,他們既無財產,女子與男子同是資格相等的勞動者,故戀愛也能用了純粹的形式來顯現。男或女當其選擇戀人的時候,不必為對手的財產所轉移,不必和不喜歡的對手假猩猩地裝作戀愛或黏着了至於結婚,一切儘可赤裸裸地貫澈自己的意志。

即在結婚以後，妻仍是個獨立人，如果愛情消滅，家庭間相互的生活感到乏味，就可自由離婚。在普洛階級中，戀愛與結婚不是罪惡，同樣，離婚也決不是甚麼道德的罪惡。

但以上所說，只是一種抽象的豫想而已。現在普洛的男女關係，雖含有上述的種種新的價值點，但只能說這是萌芽狀態的特徵，在實際上，是不免另含有着一切從資本主義來的毒害與萌芽期間的混亂的。

在普洛階級的戀愛裏，其沒有鮑爾喬式的金錢戀愛與買賣結婚，是事實。但貧乏的青年男女在其完成上帶有許多的障礙。村閭間的少女有的被吸入都會的工場去了，有的被送到娼寮咖啡店或鮑爾喬的側室中去了。青年失去了戀愛的對象，乃不得不向有礙康健的賣淫的地方去找發洩的路。這是——日本現今農村及工業地的普通狀態。

同時，鮑爾喬的男子，以用金錢去誘惑普洛的少女為當然的權利。這金錢的誘惑，使普洛的處女與既婚者愈趨於精神的惡化。豐衣美食的「竊婚」的願望，不能引她們到獨立人的向方，反對地把她們牢縛於鮑爾喬的金錢戀愛的圈子以內。

即在結婚以後，女的想免除條件過苛的工場勞動，男的因為脫不淨鮑爾喬的偏見，從那不願叫

妻勞動的飽爾喬的虛榮心，也容易有想把妻閉鎖在家庭裏的傾向。因此，那作過舊式一夫一婦制的特徵的女子虐待，夾雜了種種經濟的精神的條件，往往重新再來支配普洛家庭，而且有時比在飽爾喬的家庭中所見到的還要慘烈。工場中的普洛的夫，回到家裏，對妻就變成了飽爾喬，妻呢，可憐地要作二重的普洛的服役。諸如此類的現象也不能免除。

連續的貧困，定期的失業，惡劣的居所，頻繁的生殖，以及因政治思想覺醒而受到的支配階級的壓迫——這許許多多的事情，常對了普洛男女的生活及其愛情，肆其威脅。戀愛着的男女常會因了這些外的事情變成仇敵；把相互的情愛減至於零的。

在資本主義的治下，普洛階級的戀愛，結婚，和家庭，決不能成了完全的形而現出。所現出的是性道德的墮落，戀愛否定，性的自棄，性的混亂。

若就了將來的豫想說：飽爾喬的一夫一婦制，原由飽爾喬的財產同時產生的，故飽爾喬的財產一旦消滅，那末一夫一婦制在歷史的意味上，也就非隨而消滅不可。

那末繼起而代之的是「亂婚」?

僞善的一夫一婦制論者以及那在暗中實行着亂婚的飽爾喬及其兒女們，一聽到亂婚二字，不是道德地皺眉，就用了春畫的表情加以鄙笑。

但是，對不起，普洛階級的社會，卻並不是亂婚的社會。

據恩格爾斯說，道是完全而且充分發展的一夫一婦制的社會。生產手段一旦轉化爲社會的財產，便無所謂工資勞動者與普洛階級，因之女子不必爲金錢而賣身，男子也不必再用金錢去買無戀愛的肉體了。

男子與女子的狀態既經變更以後，第一，每個家族就不必復作社會的經濟單位，子女的養育與教育成爲公的事務，社會不問其爲嫡子或私生子，對兒童一律平等待遇。女子想獻身於心愛的男子，儘可無所顧慮，因爲最重要的道德上與經濟上的障害拘束，這時已完全除去了。在這時，社會也可不再爲傳統所束縛，關於自由戀愛，自由性交，以及舊式的貞操觀，純潔觀，處女的名譽，女性的羞恥，都必會生出較現在更寬大的輿論來。

這樣的新狀態——男性支配消失，離婚的自由確立，戀愛用了眞正的形式現出的狀態，鮑爾裔稱爲亂婚狀態！

把這稱作亂婚，原是他們的自由。但其實，他們所怕的決非亂婚：（因爲他們自己現今正實行着最下劣的亂婚）他們所怕的倒是那新狀態一旦到來，他們自身存在的基礎就非消滅不可的事實。

現在普洛階級所生存着的，已不是純粹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了。爲甚麼呢？因爲他們已隨蘇俄的出現，在現實的生活上開始與社會接近，入了過渡期了。

故蘇俄的男女關係，戀愛關係，性關係，兩性道德，結婚與離婚的實施，不但為全世界的普洛同志所關心，同時且為普洛敵人的惡意的藉口者好色家所關心。

在俄國革命當時，性的現象非常混亂，這是事實。——極度的亂倫與和這反對的極端禁欲主義。介紹到日本來的許多蘇俄的性文學（在蘇俄本土也視這些是有害的書物）很誇張地把這過渡狀態表出著。

革命以後，舊布爾喬亞的性道德，戀愛及結婚的習慣，就隨了一切舊布爾喬亞文化，被新興的普洛階級否定破壞了。但繼舊布爾喬亞性道德而起的普洛的性道德，卻未曾建立。普洛青年男女所實踐的並不是新時代的戀愛與性關係，仍是舊布爾喬亞式的肉欲解放，游蕩的自由戀愛及所謂「直接法的戀愛」而已。

那個「飲水戀愛論」——在共產主義社會，把性的衝動與戀愛欲求的滿足認為很是簡單，等於渴時飲水。這頹廢的理論的帶了馬克斯主義的假面具而橫行，也就在這時代。

列寧稱這狀態為「混沌的發酵期」，他曾給與過許多引邪返正的教示。

舊制度既經破壞，性與結婚的革命也非隨了政治的經濟的革命遂行不可。在普洛階級中，性的關係要起許多混亂，是當然的事。

我們——列寧說——並不想對了普洛青年們作僧侶的禁欲的說教，把汚舊的鮑爾喬道德來提倡，但那個「飲水理論」所代表着的現在的性的混亂，決不是新的性生活，不過只是舊式鮑爾喬娼寮的擴張而已。我們原主張戀愛的自由，但「飲水狀態」不是戀愛的自由，乃是放肆的肉的解放。

恩格爾斯雖痛詆鮑爾喬一夫一婚制的缺陷，然卻認原始時代的無制限的性欲經過了一夫一婚制漸次發展爲個人的戀愛，是人類非常的進步。我們非把戀愛與肉欲嚴加區別不可。肉欲是生理學的個人的，但戀愛或兩性關係是兩個以上的人們中的現象，是社會的，是不能單從生理學上解決的東西。鮑爾喬的生理學的偏見，會把這誤解，而「食水理論」也仍這是誤解的發現。

·口渴了原非喝水不可。但普通人在普通狀態之下，能在泥塗起臥，喝泥濁的水嗎？能坦然地用了許多人喝過的齷齪的水杯來喝水嗎？

不但此也，飲亦是個人的事，而參加戀愛須有兩個人的，因之對於第三者及社會關係，就不能不有社會的義務。普洛的戀愛關係，性關係，決不能單從生理學的經濟學的見地來理解，非由道社會全體的見地來理解不可的。

說雖如此，列寧決不在作禁欲主義的說教的。共產主義原能産出完全的戀愛力與喜悅，可是過渡時代的俄國所呈露的性的尼大病，在減損戀愛的力與喜悅上，較之舊鮑爾喬的性生活與性關係，

實不過百步與五十步之差而已。他所指摘的只是這點。我們所要的是健康的肉體，健康的精神，決不要僧侶，蕩兒，及中庸幸福的德意志式的俗物。

革命所要求的是大衆個個人的力的集中與向上，像那達能覺的小說中的男女主人公的頹廢放埒態度，決不能寬恕。性的生活的放恣，是鮑爾喬的，是崩壞墮落的現象。

將來，普洛的性關係及戀愛關係如何？——現在雖尙在混沌萌芽時期，將來成長完全了以後，其情形怎樣？

對於這疑問，我們也只好和恩格爾斯一樣，以下列的答復爲滿足吧。這顯是一種未來的豫想，只是一種的假說，但自蘇俄出現以後已具有了確實性，使人相信會急速地接近現實了。

恩格爾斯在其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中這樣說着：

「目前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廢止以後在兩性關係上究將加入甚麼新色彩呢？這要到新時代——即一生一次都不用金錢及別的社會的勢力去強買女性肉體的男性，和除了真的戀愛以外，一次都不會委身於男性，且一次都不會因了經濟上的恐懼委身於心愛的男性的女性——成長了以後才能決定吧。如果社會上有了這樣的男女，他們就會把現在的偏見與不正的議棄如敝屣，擲給惡魔吧。他們會建築自己的生活，同時造出適應的有權威的輿論吧。」

原文献残缺

論嫉妬

Radjabnia 著
微 明 譯

嫉妬是一種疾病，甚至是非常嚴重的疾病；別種有名類的，攻襲進去或發作出來的疾病，都有醫生和藥物能夠醫治，惟獨這種疾病，這嫉妬，牠攻襲着世間男女的靈魂和肉體的全部，牠撕裂他們的臟腑而毒害牠，這種疾病，直到現在還找不到醫生，牠是到處被嘲笑，被侮辱。到現在只有少數人對於揭露和分析這種疾病感到興趣，因為牠也還是我們的許多隱晦的問題中的一個；關於牠，雖然沒有一本字典上寫滿過半頁，但人們是很能夠寫出許許多多的。

嫉妬是國際的疾病，在地球上的所有的五大洲中，你會發見被這種疾病攻襲着的人。人們真正每天在報紙都要讀到兇殺和投河等等的事。那原因常常是嫉妬。牠不僅是現代的病，而且我們的祖先也就早患過牠，甚至天才之人也不免為牠攻襲，拿破崙第一便是榜樣。英國莎士比亞在他的名劇奧賽羅(Othello)中已經把這嫉妬很詳細地描寫出來了。

在古代的土耳其的內院裏，女人常常是仇敵，她們不能容忍那一個最得寵幸的，她們的嫉妬有

時候是非常強烈的，因此她們竟強迫她喫狐羹，她們相信狐羹一定會使她變醜而失寵。

嫉妬的男子成為兇猛，毀壞一切，甚至毀壞到他自己，嫉妬會使他愚俗，會使他狂妄。

嫉妬的女子好像是蛇，等待着毒害那般可惡的與她競爭的同性。在這一點，女子是很有經驗的。

愛情是為男女所非常需要的，男子僅僅為了獲得他的愛情的對象，可以犧牲一切，他貢獻他的所有的心意，計劃，希望等等給女子。

對於那般熱愛的青年，沒有了愛人則全世界皆歸於無有。

女人僅僅生活在愛的時候，女子的心是好像攝影機，在未拍得所愛的男子的像片之前，便是黑暗的，而且空無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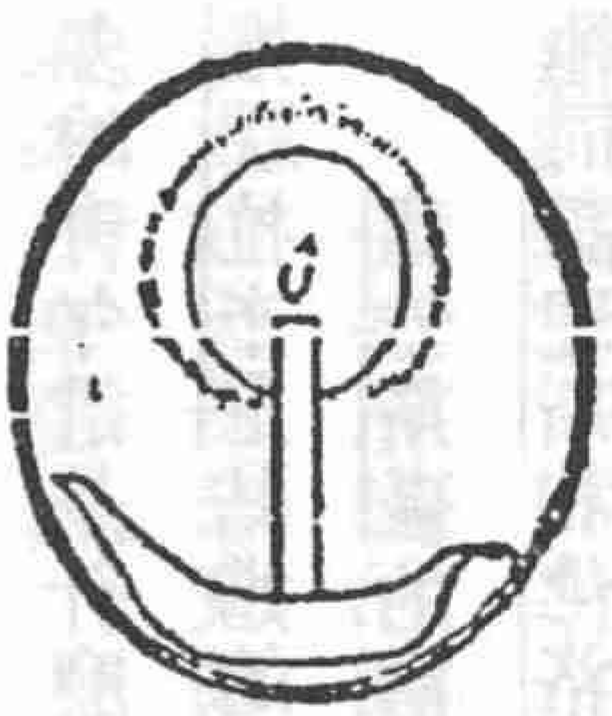
愛情便是生活。

人生本有快樂與苦痛，而最可怖的苦痛就是嫉妬，牠使心胸感到最難堪的磨難：血冷了。失戀祇是死，而嫉妬卻比失戀更要厲害，牠是死之恐懼。

禍福本來常相繼的，禍之後未始沒有福，但是嫉妬之後卻沒有什麼，牠本身就是可怖的，毫無所有，毫無邊際……

當嫉妬終了的時候，愛情也同時終了，而心卻成了死一般的沈寂；那時人就感到孤獨，貧窮，絕望，無聊……那時候他好像乞丐似的在世界中飄流一樣。

——譯自世界語



老少愛的結局

哲生

老少愛，特別是藝術界女藝術家的命運結局多不大好，這是性複合（sex complex）研究上的好材料，即如意大利著名的奧潑賴歌者推脫拉辛尼（Mme. Luisa Totrazzini）她幾乎半世紀來，在歌場上享受盛名，一向走着她的幸運的薔薇之路的。現在據說有一件不幸的事故，障礙了她幸福快樂的生活進程。這就是她老人家老年中婚姻問題，遭遇了失意。

推脫拉辛尼目前的芳年，五十五歲。她曾和一個方達成年的男子結婚，一時被喧傳爲推氏的有趣味的童婚（Boy marriage）。可是這童婚，現在破裂了。羅馬的法庭，已發出合法分離的示諭了。

就是在三年以前，推脫拉辛尼嫁了一個漂亮的意大利青年，名叫佛爾那底（Pietro Vernati）的，是一個雜貨商的兒子。這件事引動一時人們的聽聞。那時許多昔日曾致敬於這位歌者的人，都非常惶惑於這個結合。推氏的朋友們和欽敬者，都震驚了。因爲社會的習俗，是以冬春異令的浪漫史，爲一種嚴重的塔布的，（The may-and-December Romance or a taboo）一樹梨花壓海棠，這對老

男配少婦的譏嘲，已够難受，而特別在老女配少男的場合上，那社會的震駭的譏嘲，更來的利害。所以在推氏新婚這事件上，即科學家也不免入了論議的旋渦，而紛紛預測其終局，以為這對結合，是會失敗的。

果然，時間來證明了這些預料。有許多科學家，已對於這位有名的奧澱賴歌者；為什麼會傾心於一個要比她小三十餘歲的童子，為什麼她的新婚終於不能持久的問題加以研究。就推氏這一對殊常的配偶來講，則在她以前，還有幾個前例可舉，其情況，都是證實科學家說素的異礁的。

這兩例，一個是被稱為十九世紀第一個歌者的巴蒂（patti），當她已過了五十三年時，都要經妝作起新婚來，嫁給一個英吉利青年男爵叫做舍達斯脫郎姆的（Baron Rolf Cedarstrom）。

還有一個是瑪貞瑙歐（Margaret Matzenauer）是有名的善唱中級高音的歌者，卻於中年垂衰的歲；只愛上了一個趕街車的人而嫁給了她。

這兩件婚姻，後來都不得好的終局，連推氏算在內，這三位藝者，都傾心於比她們的年歲小得甚多的青年，這是什麼緣故？柏林心理分析學家藹物斯褒教授（Prof Hans Epsberg）曾有所解釋。嘗推脫拉辛尼結婚的時候，他曾發表過他的學說，現在推氏的新婚失敗了，他的學說逐被舊事重提。

藹勃斯褒的討論，有一個前提作根據。這前提是說：一切創造的衝動，都得在性的能力中被尋到。他同藹理斯和佛洛德持同樣的意見。他以為凡是藝術者，其人都充滿了情緒的活力（Emotional

Vitality)

他把所持的論據應用到上述的幾個場合來。他以爲當藝者的職業活動最緊張熱鬧的時期，這活力的大部分，只傾注於一條出路，——即那人的事業。當此事業活動高張中，很少有餘力來與配偶者來分享生活。

當藝者經過了盛名的尖峯，或者煩膩於公衆的諂諛的時候，則她女性的潛在有力的衝動，祈求有所表出。於是她開始要想得到她昔曾失去的那一個生活的經驗。這種心理的傾向，不但在女性的藝者是如此，即普通有錢而年長的女子，嫁給了青春的少年男子，也正是這番心理。她們勞倦於奢華而少理的生活，則一個青年男子的傾愛，實有激刺而重返青春的效果。這一流的女人，有許多是未曾經驗過母性生活的，而藝者的生活，又往往是如此：她們會把早年的游樂時間，犧牲於研求學習了。這些早年受抑的衝動，最後覺表顯出來。而且這些女子生活中最迫人的興趣，乃在戀愛和青年。這原是極自然的。

所以照藹勃斯褒教授的說話，則推脫拉辛尼正是這個場合，她的一生中，凡婦女所能有，所想有的東西，她都有了。她最終只要那位瘦弱的意大利青年來彌縫她的生活的缺憾。

推脫拉辛尼的歷史是這樣的。她是意大利佛洛倫斯人，出身自一個愛好音樂的家庭，她從孩提三年起，便陶育在音樂的氛圍中。她畢生只正式學過九個月的歌唱。有一天她偶而溜入尼可林尼劇

院中去演翌日即將正式表演的拉佛力干納大曲的最後演習，不料在就那裏她生活中發生了一個極大的遭遇。

劇場的演習中的到了領班女應該出台的時候，卻發見她罹攖了疾病，不能到場。於是劇場中人，忙得不得了。忽然出於導演的意想之外，一個年纔十六歲的姑娘，滿臉自信和熱意走向前來，說她能代替領班女的職事。這便是推脫拉辛尼了。她唱後，導演只有驚奇喜悅的分兒。第二天，她便第一次登台，作與薇熱中的領班女。從此聲名一起，略無挫折。一九〇五年，歌於倫敦之柯文脫園，一九〇八年歌於美國，都享到盛名。她的歌聲，她的縱笑，她的孔雀羽的舞衣，曾引動了不少人。她於無所缺陷之中，最後乃有春冬之愛的一幕。這是她意識於生活缺陷後的彌補，但缺陷終於回復了原位。當她的盛名進展之中，她致整個的生活於她的藝術，她的聽衆，她實在沒有剩餘的時間，來享有一個家庭。

講到爲推脫拉辛尼先例的瑪貞瑙歐的婚姻，是沒有好好的快樂的結束的。在她的職業生活的壯盛時期中，她也曾嫁過一個同業者名叫方泰納的，但因藝者的性氣的衝突，結果弄得離婚。

可是瑪貞瑙歐的第二次婚姻，乃較第一次爲更煩惱。這次她的感情的對象，是一個加利福尼亞某小鎮上的趕街車的青年，年紀才二十左右，她竟嫁給了他，讓他做了她的職業管理者，買給他時樣的衣服，買了汽車來代替他的街車。但是這位年青的趕車人那葛洛查巴須，偏不久便煩厭於這婚姻，自稱過的是熱牢中的生活。他離開了他的老妻的奢華的旅館，而仍循安然度他的趕街車的生活去。

推脫拉辛尼，卻不會注意到瑪貞瑙歐的先例，而有所自警。她退居在佛洛倫斯的時候，她覺爲少年佛埃爾那底的丰采所動。這少年原是租住在推脫拉辛尼的住屋的，他也常常聽她歌唱而傾心於她的歌喉，兩人作鄰不久，便結了婚了。

這一類的老婦愛少年的浪漫史，推脫拉辛尼和瑪貞瑙歐是喧傳明顯的實例。其實是很多的，即如去年便有一件較不爲人所注意的事件。那就是隸籍英國而得意於蘇維埃俄國的革命舞者伊薩陀拉登肯。她也是以中年以後的婦人，愛上了一個靑年的俄羅斯人。那靑年原也愛她的，但不久便離開了。據說登肯在法國尼斯地方的撞車而死，正在失戀後失意的心情中。

還可舉一個例，是在藝者的一流人以外的。五年以前，美國馬薩邱賽州地方，有一個中年已逹四十六歲的富婦人，叫辛濟生夫人的，嫁給了一個年才十六歲的男童。那時社會自然要以老少愛的塔布來制止，特別是男孩的兩親。但他倆的婚姻，終於成立。據說這一對的關係，頗爲圓滿，至今沒有破裂，這似乎是此類婚姻的例外。但據心理學家說，則這是因爲這對老妻少夫，當時便卽有了兩個兒女的緣故。

究竟年事較高的女子有什麼可動人之處，會使正當靑春的少年們歡喜。許多心理學家說，這其間有一種母性複合心理 (Mother Complex) 存在。藹勒斯褒指出這在女子的場合中作用着。別的心理學家，又指出這於少年的心理中也有根本的重要性。果然，像推脫拉辛尼，像瑪貞瑙歐，像辛濟生

夫人，或有錢，或有名，可以買得青年人的心，其實最要的，還是那母性複合心理。

美國婦女研究專家哈爾爾博士說：少年之成爲老年婦人的丈夫，是因爲她覺醒了他的母性複合心理，而使他的迷戀，近似於特愛的兒子之對溺愛的母親。這在佛洛德學說的解釋中，便是某形式的奧狄布斯愛。（希臘神話中的睡脚王 Oedipus 是於迷誤中婚了親母的。）

但爲什麽終局未能圓滿？則據美國勃路克林心理學家孟舍博士說：「凡是少年或成年的男子，都需要妻之母性的一面的，不問是意識的或非意識的。不過同時他們需要心理的與生理的調和，這調和只有兩方年齡接近中的發展。高年人需要靜的較不活動的生活，而少年則須有強盛的活動才得快樂，在這一點上，兩方便不調和了。」

英國心理學家愛特萊特總結這種老少愛的事件說：「不問母性複合心理當浪漫史初期中如何地有勢力，但說會有一個時期到達。那時青春要尋求青春，而青年的男子，自能渴念到擺脫的自由了。」

嬰兒拋棄及其救濟

周容

一　一個深刻的印象

在作者的幼稚時代，曾經有一個不可磨滅的深刻的印象，那時候還不到五歲，有一天晚上被同居的人語嘈雜的聲音驚醒了，又忽然聽見嬰兒的呱呱聲，那時候自然是莫明其妙，後來聽得母親說，王嫂養了小姑娘了；但是我也會跑到王嫂的牀邊去看過，並沒有看見小姑娘。那時候又問母親：小姑娘在什麼地方呢？母親說送出去了。我又問是怎樣送去的呢？母親說王嫂的婆婆張着一把破雨傘，把小姑娘攏在衣裏送出去的。我又問送到那兒去了呢？母親說送到育嬰堂裏去了。我又問送到育嬰堂去作什麼？母親說送到育嬰堂裏去養哪。母親說過了這些話以後，在我的新鮮的腦海中，似乎有一點新的波動。

再過幾年，有一天在街上猛然看見了育嬰堂的一塊橫匾，令人發生了一些疑問和好奇心，不自

覺地站在育嬰堂的門口出神只看見在大門的旁邊有一排木柵木柵的中間有二方尺大的窗口窗口的下面放着一個三尺長的木槽，木槽的下面放一個竹筒和一枝竹片，這種設備是作什麼用的呢？不由得我又要向母親查問了。

得了母親的一番解釋，才曉得那個木槽就是放小姑娘的地方。因爲送嬰兒多半是在夜間，所以設備一個竹筒，送嬰兒來的人敲擊竹筒，好使育嬰堂的辦事人知道；我於是立刻記悟到王嫂的小姑娘就是送在這個木柵裏去了！我又問王嫂的小姑娘是不是還在裏面呢？母親說不知道。由不知道還一句答覆使我異常的懷疑，這個小姑娘也許那天晚上凍死了，也許還活着在，這卻無從調查了。

從此以後我了解了人間有這麼一件悲慘的事。以後時常聽得說某巷口昨晚拋了一個嬰兒，更夫抱起來送給某太太撫養去了，這一類的新聞也聽得更多了！

二、社會的病態

拋棄嬰兒這件事實，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是全世界各民族中所共有的現象。這種現象在初民社會中還罕見，唯有在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特別的顯著：不消說，這自然也是社會問題之一，而這個事實的發現是由於社會病態的表現；這種病態的基本原因，是由於私有財產制度的存在。

在私有財產制度的社會裏，人類的生存的條件，幾乎完全爲經濟所限度，而天然的生物性——

父母之愛，同情心等——完全被經濟的條件所束縛，而且受了私有財產制度的嚴重的壓迫！因此，人類社會的病態，較之其他動物社會更加來得奇怪，而且非常的普遍。我們仔細觀察一般動物社會的活動，無論是怎樣凶猛的動物，對於自己的幼小的動物，終是以生命的犧牲來愛護的。顯而易見的，就是鷄和貓，一個母鷄帶着一羣新孵的小鷄在尋覓食物的時候，飢鷹和餓犬對於小鷄的侵害，時常被母愛最熱烈的母鷄所抵抗；貓在產後的兩三週中對於小貓的愛護是非常注意而且勇敢的；爲什麼進化的人類偏有拋棄嬰兒的病態出現呢？這並不是由於人類的父母之愛不及動物的熱烈；這個悲慘的事實，完全是由於私有財產制度造成的！這是人類社會的創造沒有完成以前的過程中的病態的表現，而人類的天性——本能，卽動物的共性——在這個不完成的社會中所發生的病態也不僅止是拋棄嬰兒這一件事實，還有更多的事實，例如倡伎，花柳病，失業，犯罪等，都是社會的病態；但是這些病態，在現代的社會主義者的眼光之下，都有相當的救濟的呼聲，在一般社會上，都認爲是社會問題了；可是嬰兒拋棄這件事實卻還沒有引起社會的重大的注意。這個原因是因爲嬰兒初出母胎，既不能言語，又不能動作，因此嬰兒的痛苦和怨怒，還不能在社會中直接表現出來。失業者可以結隊遊行示威，犯罪者可以在牢獄中呼喊，倡伎可以向同情者訴苦，只有嬰兒沒有得表示痛苦和怨怒的能力，所以在許多社會問題之中，竟然沒有救濟拋棄嬰兒的呼聲；但是嬰兒的哭泣，卻是一個直接的迫切的求救的呼聲，假如在一個懂得被棄的嬰兒的哭泣的意義的仁者的心中，一定會發生不可遏止

的救濟的熱忱了！

三　嬰兒拋棄的原因

嬰兒拋棄的原因，只有兩種：一種原因是由於經濟的壓迫；一種原因是由於習俗和法律的威逼。

在一個生產落後的社會中，大多數的勞苦民衆都是被貧乏所窘迫的；每一對貧窮的夫婦盡兩雙手去勞苦地工作，所得的收入還不能夠供給兩個人的支持生活的用度；假如再添上兩個以上的小孩，還簡直成爲這一對窮夫婦的奇異的災禍了；因此嬰兒的拋棄，多半是由貧乏所產生的罪惡，而貧乏的原因，大半是由於社會制度的不良；因此由貧乏而發生的嬰兒拋棄的事實，完全是社會制度的缺陷。

第二種原因，多半是受了社會的習慣與法律的束縛而發生的，這一類被棄的嬰兒，即是所謂的私生子，封建社會對於私生子最帶惡意的嘲笑的，以爲私生子是罪惡的結晶；其實，在相互愛慕的過程中所生產的嬰兒，何嘗是罪過的結晶呢？這只不過是指責這一對男女的結合，沒有舉行社會的習慣的儀式和法律的尤許而已；但是社會的習慣和儀式，居然能夠壓迫相互愛慕的男女拋棄了他們的愛的結晶，這還不是社會習慣與法律殺人的結果嗎？

嬰兒被棄的原因，尤以經濟的壓迫爲甚。一個落後的農業社會，生產的方法不能改良，生產的製

食已經是不夠大多數人民的生活了；土地效用的遞減律使社會上發生人口過剩的恐慌來。因此，不幸的嬰兒們也不免領受「自然」的暴君的殘虐了；假如再加以水，旱，蟲，匪，以及戰爭的災禍，嬰兒的犧牲的數目更大了；這一種數目如果舉行一次全國的統計，一定要使全世界的人類喫驚！

在被棄的嬰兒之中，女孩多於男孩，這並不是「重男輕女」的習俗的結果，完全是一個經濟的背景的反映；因爲在貧窮的夫婦的眼中，認爲男孩長成以後，還可以用生產的能力取得養老救貧的報酬，在這種希望之下，有許多的將要拋棄的男孩都得救了！至於女孩呢？在這個貧乏的社會裏不僅是沒有養老救貧的希望，而且倒有「賠錢貨」的負擔，所以溺斃女孩的殘忍的行爲，依舊在貧乏的社會制度之下流行着，同時社會的畸形的習俗和不完全的法律，對於這種殘忍的事實，也默然忍受了；在生產落後的社會中的女孩是何等的不幸呢！

四　救濟的方法

嬰兒拋棄的問題雖還沒有引起冷酷的社會的注意，但是站在人道的立場上，應該對於不幸的幼小者想出一些救濟的方法來，而且把這個問題向社會宣傳，正是社會主義者和進步青年的責任。

救濟的第一個根本方法，當然要從增進生產，改良經濟的制度和社會的習俗下手；在一個落後的農業社會裏要想改良社會的制度，救濟一切的病態，非要促進產業的發展就沒有下手的餘地。產

業促進以後，如果經濟的制度社會的習俗和法律的束縛仍然不能改良，那末產業的增加，依舊是使大多數人貧乏。所以促進生產和改良社會制度是要雙方並進的；如果這兩方面能夠有圓滿的完成，一切社會的病態都可免除，嬰兒拋棄的事實，當然減少到極低限度了。

第二個根本方法，是要普遍地宣傳珊格夫人所提倡的「生育節制」的方法，因爲貧窮的夫婦以及私戀的男女的確沒有打算嬰兒的降臨的，誠如胡適之先生所云「我本不要兒子，兒子自己來了，」既然來了，又不能撫育，拋棄是必然的結果。因此：生育節制的預防的方法是減少嬰兒拋棄的罪惡的捷徑。

但是，嬰兒拋棄的事實，在現在不能免除，這種救濟的責任應該由社會的公團和政府負擔；這一宗費用，應當和工業國家所用的失業救濟的費用相當；沒有那一個政府敢說，失業的成人是應當救濟的，而被拋棄的嬰兒是不應當救濟的；因此，良好的負責的育嬰所，應該在各個鄉村和城市裏建築起來。這樣的結果，也許所養的被棄的嬰兒比全國的現有的兵額還多；所費的公帑，也許超過全國現在所用的軍費。但是，一個合理的社會和文明的國家，爲什麼不願意撫育這許多的良好的未來的國民，卻要供養這許多消費的謀亂的兵呢？我們堅決地相信，未來的合理的社會主義的社會，一定要實現兒童公育的理想，現在的社會雖然是病態的社會，難道不能實現這個偉大的理想的一點一滴嗎？

爲人道而奮鬪的青年們，替不幸的被棄的嬰兒們服一點務罷！

裙子

孫席珍

她想一條裙子，已經好久好久了。

獨自坐在妝臺前，默默地對着鏡子，那副瘦損的面容，是早已如此的，自己也不再感到什麼哀感。站起來走走罷，靑的綃紗的大脚褲子左右搖曳，很顯得瀟洒。也很不錯阿，這樣想着聊以把自己寬慰，但總以爲不及穿裙子的來得更爲欲仙似的飄然。

「現在流行穿旗袍了，我已有那樣漂亮的袍子，又有嵌十字花的綠邊的長背心，不穿裙子，也沒有什麼要緊，到中央公園或者北海去走走時，誰能指出我是這裏頭的人呢？」又曾經幾次找到這個原是極合適的解答。但她有一種固執脾氣，凡是她在想什麼，總希望能夠得到什麼，明知道欲望決無辦法達到，也還不自抑地企望着，所以在她的紅燈綠酒的生活之下，仍然常常會覺得苦痛。原因是她不該幾次出去的，尤其不該到北海以及中央公園，在那里，時常使她看見成羣結隊的女學生，淡竹布的貼身的衫子，靑色的短裙，露出一雙有傷風化的長腿，胡蝶一般在柏樹林子底下穿來穿去。她覺得

這些人比她美，尤其覺得比她清白；她想做清白人，而這樣的濃豔裝束顯然連冒充也不像。她明白必須有一條短裙。有了這條裙，即使上身打扮得妖嬈一點也行，說是上海來的時髦女學生，難道就說不過去嗎？

然而，兩年以來，這小小的欲望終於沒有達到。並不因爲窮，這是極了然的，她做得起那樣漂亮的旗衫，決不會反而沒有做區區一條裙子的錢，雖然她並不怎麼富有……

「客來打簾子」外邊一聲吆喝，接着是幾個人的皮鞋聲鬧鬧地從院子裏響近來。「香水姑娘，客來」

兩年以前，小香水在張家口的一家院子裏還是一位「青倌人」。既然是「青倌人」，可以想見她年齡的幼小；在大陸北方的重要城市裏，她實在可以算得是一朵稚嫩的嬌花。緋色的面頰，開口要笑以前先露出兩粒酒窩，江南的風流氣派，她是都有的。

但怯懦，怕羞，這是每一個初見世面的姑娘所必有的情形；所以在當初，她每次到小有天或者杏花村去出堂差時，坐在叫局人的後面，看到檯面上許多雙注意的眼睛骨碌碌地向她身上打轉，她甚至於當琴師拉起小開門調的時候，連已經練得爛熟的「若說是沒奇緣」的黛玉葬花的戲詞都唱不出來。

後來，唱是唱了，因爲嗓子的自然和柔嫩，音調特別圓熟，唱得居然比誰都好。淫慾的眼睛們便從正在饕餮似的大嚼的嘴裏，抽空吐出笑聲來；有些還在被食物哽住的喉間含胡地說了許多話。話是半句也聽不清，但那是輕薄的頌揚，她卻明白的。她並不爲此而高興，倒反覺得討厭；尤其是在那坐在她前面的叫局人被許多張嘴恭維着說是「豔福不淺」的時候，格外對於那些淫慾的眼睛們起了反感，而且忽然同情起並無深的交情的叫局人來了——雖然她始終沒有看清那叫局人是圓臉還是長臉，下巴上生着鬍子或是業已剃得精光，乃至於他那眉毛底下是否也生着一副同樣的淫慾的眼睛……

她不大會說話，尤其不會說那些俏皮的雙關的語句。許多人向她調笑，她總因找不到適當的囘答，只能默着。沒有應付的本領，是到處只能喫些虧的；她雖然並不明白自己所處的地位，但再不能和在家裏一樣爲一點點小事便向滿面愁容的老母使性子了的事，她是懂得的，所以她總盡量忍受。這種徒然咬緊牙關眼淚直望肚裏吞的日子，她實在很覺得過不慣；但慢慢地，也就因得了一種不知是有意的調侃呢還是眞心的稱讚的催眠劑，許多人都說她性子好，她便也眞的受了蠱惑似的逐漸逐漸把個性湮沒了。

在院子裏生活的女人，是應當游龍一般活潑，狡兎一般圓滑，有調鎗花和說謊話的本領，纔能走紅運；她們之中有一句術語，叫做「會應酬，」便是指這而言。被稱爲性子好的人，是決不算光榮的。幸

而她還不是純粹的木雞，因爲有嬌小和天眞作掩護，她仍不被許多人所漠視；雖然天眞日漸失去，而人們倒反而說她老練起來了，言談之間反都含了若干獎勵似的「孺子可教也」的意思。

只要不冷落，她在院子裏自然站得住脚。日子一長久下來，什麼也習慣了：從老三房裏嘻嘻哈哈地走到老七房裏，從老八房裏打打瘋瘋地竄回老二房裏，諸如這類合夥搭伴的事情，她都學會了。姊妹們之中，對她都並不歧視，且很親熱，原因是她既非全院最紅的姑娘，用不着對她表示敬畏和嫉妒，但也不是永遠沒有客人踏進房的冷東西，所以也並不看輕她。在院子裏，她是中庸的，平常的；無論那里，中庸平常的人總比較要多些，所以姊妹們和她自然而然地都很合得來。

並不受鴇母怎樣嚴厲的斥責，是可以想見的；這既不會，其餘的也就沒有什麼難關了。即如，客人來打茶圍的時候，送瓜子遞香煙一類事情，她也很自然地做着，她想，即使在家裏，親朋來往，不也同樣有這種酬酢的嗎？

想起了母親，是覺得家裏的值得戀戀了；但有時略略冷靜下來一比較，便覺得在這裏有些地方比在家裏要強些，甚至於強得多。在家裏是，梳着一條枯黃的小辮子，常常要挨餓的；好容易理出一些破衣服來，求乞似的送到押店裏去，纔能換得買半升米的錢。冬日滿天冰雪，除了肚子依舊空着以外，還常常有這一件露出棉絮的破襖都沒有而混身發着抖的時候。現在，出堂差時的豐酒美食雖說仍然只能白着眼睛看着而沒有自己的分，但每日三餐的粗菜淡飯是可以無憂無慮地到口的。冬天，有

皮袍，還有火爐。除開這些不算以外，那一向渴慕着的擺在洋貨店的玻璃櫃裏的巴黎香水和花露精之類，原知道這是只能暗暗渴慕而決無方法得到的東西，現在她也每種都得到了。

由飢寒交迫的境況中進而得過這種生活，從物質方面說，應該是毫無別的奢望的了；小城市的富家的小姐們，至多也不過這樣安閑地過着罷。若說性的方面，因爲那時她還是「青倌人」，並未受過怎樣強暴的蹂躪，但小雞似的被大胖子抱在懷裏，讓絡腮鬍子在她粉頰上狂吻的事情，卻是常有的。她起先很煩惱，後來便又坦然了；她想，女人總免不了要讓男人在自己身上做這類事情的，一樣是承受，承受一個人和多數人，承受大胖子和小白臉，又有什麼分別呢？

只是，只是最不幸的是，她有一種不知起於何時的根深蒂固的成見，便是以爲，當妓女是最不名譽的，而且最下賤的。對於現在正當着妓女的事，自己原很明白；況且伴侶也同是妓女，客人的來往也無非爲着她是妓女。但在這些等等時候，妓女的觀念是被拋在意識之外的，便是當時也不過那樣昏昏沈沈地過着——起先還略略覺得煩厭，慢慢地也就連煩厭的感覺都沒有了，仍是昏昏沈沈地過着。所以這種成見發揮出來而使她感到不安的事，是有一定的時候的，最厲害的便是當她出去的時候。

在那年，張家口有一種禁令，是妓女出去必須圍黑紗，否則查出便要大大地處罰，其目的自然是爲了免得與普通婦女相混雜。禁令的頒發在小香水剛進院子來以前，所以小香水是一進院子便應當遵守這種約束的人之中的一個。她雖然從來沒有違反過這種約束，但爲了這，卻也使她受足了不

少的寃抑之氣了。

每次剛好穿戴定當，照一照鏡子，正預備和客人或者姊妹們出去，總是她忽然躊躇起來，接着而且頹喪，氣沮。很想就此把出去的意思打消，但倘若那次是客人帶她出去的，那麼客人顯然已經在院子裏掛了一個「條子，」已有硬拉她走的權柄，是決不能反抗的；倘若是姊妹們結伴邀她出去的呢，那麼，「哈哈，耐（你）做啥（爲什麼）還勿走哩？阿有啥，（可有什麼）心事去勿脫（丟不開）嘞！」這樣一來，又不好意思不同走了。

而出去的結果，只贏得一場氣苦回來，是意中的事。

當妓女究竟是不是一件可恥的事，倘若尋根究底地追問起來，其實小香水也決不能答覆。老二老三等等許多姊妹們，不也和她過着同樣的生活嗎？可是她們彷彿也並沒有什麼痛苦表露出來。但她爲自己着想，卻總免不了爲那種固執的成見所挾制着，而偏要不自然地和一些普通的太太小姐們去比較，所以她特別會感覺痛苦。

然而，她也未嘗沒有她的理由。她是以爲，當妓女雖然下賤，雖然不名譽，但大多數當妓女的彷彿也還不是出於自願。原是不得已才來喫這口下賤的不名譽的飯的，那麼，除了正做着交易的時候以外，何必定要掛出「我是妓女」的招牌？她想做淸白人，她覺得淸白人是可以羨慕的，因爲她有一種習俗的廉恥觀念；現在，既然當了妓女，淸白人是已經做不成了，所以，她只希望在大街上逛逛，在胡同

裏溜溜的時候，讓人家把她看成一個清白人。可是，連這一點小小的希望也不能達到：禁令是這樣皇皇然地張貼着，她卽使在不相干的時候出去，也必須背上罪孽的招牌——當然，背了罪孽的招牌是照例須受人們格外的鄙夷和輕視的。

小香水在院子裏什麽都慢慢地過得慣，只有這一點成見卻無論怎樣也不能消除；她實在負不起這種永遠不許放下的罪孽的重擔，而因此她的苦痛也日甚一日了。

從冬到夏，小香水在張家口約摸住了半年，應付客人等等事情，是比較地在行了些；但自交了夏以後，生意總是一天一天地異常地清淡下來，而且不獨她，院子裏的姊妹們全一樣。她很奇異，也頗感到些不安：因爲鴇母近來的態度，是大沒有往常那樣和藹了，常常爲了一點不相干的細事，獨自打雞罵狗地吵個不休。

帶着些許猜疑和一種不便開口的神情，向一位常川來坐坐的麻子客人打聽，第一便聽說南口那邊是在很兇地打仗，其次又聽說外面的市面，彷彿比往常也蕭條了許多，這纔明白近來之所以生意清淡的理由。

「會不會打到這裏來的呢？」這樣膽怯地問。

「那可說不定……」

「說實話呀，有什麼瞞的？」

「我也不知道嗎！……不過，打不打過來反正於你們也沒有關係……」

「怎麼沒有關係？我怕哩！」

「哈哈，還怕死嗎？」麻子笑起來，接着順勢一把抱住了她。「好，不要緊，有我呢？」輕薄地說着，便伸手在她胸前捏了幾下。

「不要動手動脚的！」她並不反抗，只這樣笑罵了一句。

……………

過着這樣的生活，自然是很沉悶的；悶不過，只好在姊妹們房中竄竄，唧唧足足地說笑兩句。但雖是這樣，其間卻也有一樁事略略稱她的心的，那便是不用再掛了「我是妓女」的招牌，到外面去獻醜了。

姊妹們是多半帶着滿面愁容，早已沒有了到街上去溜達溜達的那種閑情逸致；而在這時難世亂的時候，在院子裏掛了「條子」帶妓女出去做做風頭的客人也已經少似鳳毛麟角。自然彼此都覺得寂寞一點，但小香水卻是願意的，因爲她覺得在院子裏沉悶地住些時也可以，省得無端地去自取一些不相干的鄙夷和調笑——團了黑紗的女人出街去，是連車夫都要擠眉弄眼地刻薄一陣，即使拿現錢到鋪子裏去買東西，也要受夥計的莫名其妙的夷落的。

然而，炮聲終於一天一天地響近來了，而且越響越近，到最後一天，院子裏也終於不能不把一塊塊寫着「小香水」「小春風」「花寶寶」字樣的玻璃牌子收起而關緊了門。這一夜，小香水簡直沒有閤一下眼，只是將全身都蜷縮着躲在專為招呼她而僱的那跟媽的懷裏，聽了整夜的炮聲。

第二天，城被攻進了，於是全城當然被攪成了糟雜一團的情形。聽早上出去買小菜的伙司務回來說，外面不知要被攪到什麼樣子哩！說是兵士們拿着一張十元的軍用票，跑到鋪子裏買一角錢東西，硬要找九元九角現洋，找不出，便是「媽的巴子」，揚起皮帶請喫一頓打。這樣的情形，院子裏也當然不敢開門做生意，於是小香水只有整天地睡，整夜地醒，睡得兩眼都起了紅絲，好像受了委曲哭過一場一樣。

可是，一星期以後，院子裏因為維持不了，仍然開了門。門戶既經開放，一些行使軍用票的總爺們便大踏步地闖進來了，普通的客人恐怕招禍，卻幾乎絕了跡。這種情形，於小香水原可以說是並無多大關係，因為凡是來找她的，無論軍人和常人，反正都不過拿她來玩一頓罷了，所以他們的粗鹵舉動，她倒也並不以為出奇。只是那時軍用票在市面上雖已可六折行使，但究覺是喫虧的，所以在她正打算着「既已換了新局面，或可希冀那種禁令的取消罷」的當兒，她已被院子裏的縮小營業的新計劃所驅使，而不能不轉到北京去了。

北京這地方，是一個有高大的城門，高大的牌樓，也有高大的官兒的地方。因人有高大的官兒，所以小香水自被轉賣到這地方來以後不久，就大大地走了一期紅運，一位總長的公子看上她了，三天兩天在她房裏打牌，擺酒，有時甚至是雙樓，乃至於雙雙樓。

但她自己，對於這些事卻好像並不在乎似的；天天打一桌牌，隔天擺一樣酒，這些於她雖是很有面子的事，究其實，則她所能得到的利益仍是微乎其微。因爲在院子裏打牌擺酒，在客人方面自然是非化幾十元乃至百餘元不可的，而分到姑娘名下，得到的卻不過僅僅的幾塊錢。

她所比較樂意的，倒還是跟總長公子一同到城南遊藝園去走走，走走，聽台柱子琴雪舫唱唱什麼綠綠娘；其次是喜歡坐了汽車到眞光以及開明看電影；再其次纔是往鄰近的新明劇場也行。到這些地方去，第一是可以出出風頭，養養闊，第二也可以舒展舒展自己的胸懷。

每次的出發，當然是由她提議的：

「老王，——唔，是王老爺哩！——今天可去聽聽琴雪舫唱汾河灣？」撒嬌似的扶着總長公子的肩膀說。

「好，你說去，這就去囉。」這樣一說，跟媽便曉得又要叫夥計快去傳「備車」了。

於是，她免不了把鬢髮掠一掠，在嘴唇上紅紅地點上一滴胭脂，黑擺弱柳似的跟在總長公子身旁，扭捏地跨上汽車去。汽車的瘋狗似的喇叭聲，使她興奮得了不得，驕傲地並着肩走進園門去時，似

平連脚步都特別發出一種有力的節奏，也是使她得意興奮的事。她陡然覺得自己的尊貴了：因爲她從來不曾夢想過自己對於人間也可以使出這種高視闊步的氣派來，一向的她是總是那樣卑屈地自知渺小地過下來的。

這時她是在香廠的蕊香院裏。她的由「青倌人」而變爲「紅倌人」也便在這時候。

然而，這種心情也不過限於開初幾回；半個月以後，她又開始覺得有些異樣了。這異樣，是一種很難言說的感覺，換句話，或者可說是空虛，可是空虛也就終於成了她不安的根源。她漸漸覺得到那些地方去也不再發生興趣，而且隨時隨地看到冷淡和黯澹。那是，無論她衣服怎樣鮮豔，舉動怎樣闊綽，又是怎樣傲然自得地和同去的豪貴公子坐在前包廂裏，而她總覺得左右隔壁的太太小姐們對她懷着一種輕視不屑的神情，便是御着白制服的茶房送水果打手巾來，因爲有闊少爺在座不敢表露出來，也總蘊含着若干不莊和不敬的成分。

自然，她又免不了悲哀起來了，但還是平心靜氣地去考察。直到明白了是因爲在北京的妓女是不許穿裙子的的緣故之後，立刻便躍起一個在張家口時同樣的念頭：「此後再不出去了。」

可是，也仍然和在張家口一樣，有時她仍然非出去不行。陪着總長公子去聽戲看電影的事，原是她所最樂意的，現在總長公子不明白她的隱衷，上了癮似的仍然天天要帶她去溫習照例的功課。推說「外頭吵得很。不如在房裏坐着淸談罷，」也只可一而不可再；推說「精神不好，」總也不至於天

天生病。悒懨得很似的跨上汽車，侷促不安地坐在包廂裏，除了抿着嘴巴相顧一笑，表示她並不生氣以外，甚至於口都不常開，即使開了口，也只是極簡單的半句。

因爲是熟姑娘，總長公子倒並不見疑，反而捏着她的白臂膀殷勤地問：「怎樣了？不很舒服嗎？」

「不。」他又是嫣然一笑。

「不？倒底怎樣呢？到花園裏去走走罷？」

隨着這話蹓穿出過廊，到了游藝園附設的一個小規模的花園。秋花正燦漫地開着，但並不香；荼蘼無賴地糊在架上，襯出隔牆先農壇的荒涼景象。便在這樣的花園裏，兩個人不說什麼話，一左一右，一前一後地走，終於感到了冷意。

「回去罷。」總長公子索然地說。

……

從這一回以後，總長公子再不到她院子裏來了。

此後，她又轉到百順胡同的瀟湘館。仍然恢復了中席的地位，瀟湘館裏的姊妹們倒都很和她合得來。但臉色日見黃瘦了，非敷上濃厚的粉簡直盡失去了向有的嫵媚——自然這也並非全因悒鬱所致，大半也還是由於做了「紅倌人」的緣故。

這樣過了一年多。

一天，是初夏的黃昏，不知怎樣一來，外間忽然又異樣起來了。鋪子老早就關了門，街上行人的脚步都顯得有些慌亂；到第二天，所有不安定的消息便迅速地傳徧了全城。院子裏當然免不了寥落，但小香水是在張家口經驗過來的，所以也不再枉然擔心，她想只要炮聲響過一夜以後一切便都可以復原的。

但是，炮聲總不見逼近攏來，人反似被整天禁閉在沈悶窒息的室中一般，倒弄得她的心旌有些搖搖無主了。

，便在這樣惝恍迷離的境地中，又度過了兩三星期的光陰。終於在和風拂拂的那夏晨，從睡夢中半醒過來，剛待伸一個懶腰時，突被一種不熟習的字句的叫聲所引去，著名大喉嚨的那個夥計在外院高聲嚷：「今天街上都掛了青白旗了呢。」

「啊，青白旗？有什麼關係呢？」她想。可是這一沈吟之後，卻再也睡不着了。她無端地覺得「青白」二字於她很有好感，卻又記不起究竟於她有何種姻緣；再三推敲了之後，才悟過來是因爲自己總想做一個淸白人，業已好久了。

「難道城裏掛了青白旗之後，諸色人等都可以從此平等解放，都可以做淸白人了嗎？」她近來常常從來逛的幾個大學生嘴裏，學到了幾個新名詞。

於是，又聽說有了工人會，有了農人會，有了女人會。「也會有妓女會的罷？」最後那個大喉嚨的夥計這樣說着，和另一個夥計同聲笑起來了，談話也就終結。

妓女會倒直到如今還沒有聽說成立。但在約摸五六天以前，院子裏卻確乎收到過一件「女人會」的大信封的公文。公文的大意是：「本協會爲力謀婦女同胞之切實解放，已呈請××府××部嚴行取締本市娼妓，預計一年以內，完全禁絕。凡在此限期內，各家妓館娼寮，仍准自由營業，惟妓女出門，均不許穿裙，以資區別，而傷風紀，不得違抗」云云的話。小香水不認得字，經人解釋給她聽了以後，才明白；那時她雖然並不怎樣更加頹喪，卻也忍不住不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

「香水姑娘，客來！」

進來的是三位洋裝客人。左胸前都炫耀着徽章，式樣雖然不同，但顏色卻是一致的，青和白。

她眼前不覺一暈。

由青白立刻想到淸白人，便又想到女學生在柏樹林子底下胡蝶一般穿來穿去的美態；而也就自然而然地想到裙子——唉唉，一條短裙，一條短裙……，

「唔喫點瓜子。」在跟媽把瓜子碟端上桌子以後，她這樣向三位洋裝客人說。

一〇，一三，一九二九.

「阿巧」

符竹英

一個秋天的傍晚，我和一個朋友到市梢的田野中去散步。等到走過路旁的孤零零的像狗舍又像廁所似的一個草舍的時候，那爛掉左脚的乞丐，又一跛一扭地走到我們面前來。

他那像馬蹄的左脚踝用破布裹着，穿一件七穿八洞破爛的黑布夾襖。一頭櫻黃色乾草般的亂髮，臉盤又黃又瘦，可憐地憔悴。

他笑微微斯文文地把握着小缽子的兩手向前一拱，對我們悲悲敬敬地作下揖去。

他並不喊「老爺，先生做做好事哪！」但也不是緘口結舌。他的嘴在動着，在發出聲音來，可是雖也聽不淸是什麽話。只有「阿巧，阿巧，阿巧」二字很明晰地從那微笑的隙縫中飛濺出來。

我們把脚步加緊一點走過去了，因爲我們身上也是一個錢子都沒有。

那乞丐照例不會跟了走，而且仍舊笑微微自言自語地扭回去了。他顯然是神經不淸楚的人。

我回頭去一看，不知怎樣，他的影子給了我一個非常深刻的寂寞悽涼的印象。

「阿巧」——人家都拿這兩字來叫這乞丐的。我對我的同伴說：「個個都說他有很動人的歷

史，但是沒有一個知道他的究竟，你知道嗎？」

「你什麼祕密的事都知道的，你一定會告訴我這個故事。」我又固定自己的希望似地加了一句。

「真是，我什麼事都會想法探得明白。」我那同伴快活地叫了起來。但忽然又幽幽地，像怕那乞丐聽見似地反問我說：

「大家都叫他阿巧，你便以爲阿巧是他自己嗎？」

「怎麼？」我奇怪起來：「不是他的名字，爲什麼拿來叫他？難道別人把他和阿巧認錯了？還是他謀害了阿巧冒充了那人呢？」

「他才是被阿巧謀害的哩！」他憤憤地矯正似地說：「其實也算不得誰害了誰，且聽我盡我所知的講下去吧。」

我們一邊在緩步走着。

他的名字叫順福，紹興人。十四歲的時候由他同鄉帶到這裏來學剃頭生意。

他父親也是剃頭匠，他出來的時候，那老剃頭匠已經害着很重的眼病，視力大半失去。雖已成了廢人，也還摸索着替人挑水度日。那母親又是一個非常衰弱害癆病的女人。

這一對親人都不久相繼去世，丟下他孤獨一個人。

他生性很誠實勤儉，克苦耐勞，過了三年六月的學徒生活之後，便在那店裏做着夥計。

他年紀到了二十以外了，那給一切人以青春的活力的公平的上帝，自然一點不偏私地也佈給了他所應得的那一份，他漸漸地逼切地需要女人了。

他直到了二十五歲，怎樣也找不到一個配偶，他所碰到的女人，就是最醜的也都已許了別人。女人們好像商量好聯盟起來，誰都不準嫁給他似地。

他對於女性便漸漸地有了一種敵意，看見有漂亮一點的女人走過，他必定要吐一口口水：

，「呸！妖怪！狐狸精！」

他又對人說：

「女人真不是好東西，沒有一個不是背着男人偷漢子的。……平日裏拖拖累累，什麼鞋面布錢哪，要金耳環哪，花粉用完了哪，油呀水地鬧不清楚。剝一猪子的頭，也不夠她們化。」又說：

「男人獨個兒最好，乾乾淨淨，到東過西多麼便當。」

可是誰要是稍稍留心一點，便不難看得出他那微笑後面所隱藏着的悲憤，和過甚需要而不得滿足所起的反感。

正在這時候，比他小兩歲的小老板娶親了。他就着預備喜事，借桌椅板凳，定花轎買東西，請客叫

紛，亂七八糟地忙個不了。

他在這理髮店裏足有十一個年頭，像自家人一樣，他又是最肯做最忠心的一個，所以店裏有事，大多是他的職務。

他眞像自己的事似地做着，與奮着，快樂着，做事又周到，又敏捷。

別人看他如此歡喜，便取笑他說：

「你爲什麽不討個老婆？」

他愕然了。這使他意識着：「不是我自己娶親呀，有甚麽高興！」

「我要老婆做甚麽！」他憤怒地寂寞地回報着。

以後他尋氣似地，說那麽多的桌椅麻煩死了他，花轎鳳冠的租價太貴，並且詛咒着女家太黑心，定要什麽幾套綢緞衣裙，要幾樣金銀首飾等等。

人家看他像代他店主抱不平，其實顯然地在恨他自己爲什麽沒有這許多錢，買這些東西，也去討一個老婆。

新娘擡進來了。那新娘出奇地好着！

她長短適中的身材，白淨的臉上裝着一個端正的小鼻子，一張很適當的嫩嘴，和一雙勾人靈魂的眼睛。她全身露出伶俐活潑夠人喜歡的姿勢。

她叫阿巧，阿巧是這樣一個好看的女人！

順福被她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迷昏了。簡單而愚蠢的他驟然改了常態，有時非常快活，整理得自己非常潔淨，諂媚似地去巴結她，替她做事；有時懊喪得有了病一樣，數日地不開口。

他這時對於女性的反感，完全一變而爲渴慕了。這小女人便做了他興奮，苦悶，夢想和希望的引子了。

順福在這樣的煩惱之下又過了兩年。他和女人好像始終絕緣似地，他越是追求，她越躲避着他。

過一年順福的店主人死了。第二年的夏天，他的小主人，阿巧的丈夫又突然患急病死了。這對於一個小小的理髮店，無異晴空霹靂。喪事之後，餘錢一個都沒有了。小寡婦的阿巧和老伙計順福，兩人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順福本來是不生問題的，以他那樣的理髮手段和他的並不貪圖過多的工錢，到處都可以有飯喫，到處都會被歡迎的。

那小媳婦其實也極易處置，以她那樣的相貌年齡，和理髮店[illegible]被[illegible]的身份，再嫁一個丈夫是一點困難都不會有的。

可是順福有順福的心事，他有他自己的主張。

他安慰那小美人兒說：

「你放心！我在一日，總不叫你挨一日餓。我以後要格外巴結生意，等稍稍有錢，可以把店面修理一下，生意自然會比眼前好。等阿寶大起來——她兩歲的兒子——會管這店的時候，我再退出把店還他。」他說着，他自己也覺與奮感動得流下淚來了。

過了幾天他又對那小美人兒訴說，他怎樣出身困苦，父母怎樣丟下了他在窮窘中死去，他怎樣孤獨沒有一個親人，怎樣的不方便，什麼細小的事情都要自己料理。想想自己二十八歲了，還不能指望娶一門親，生個把兒子，將有斷絕香烟的危險。最後讚他自己有那樣好的心腸，那樣好的脾氣，那樣地願勤於做事。

他用了許多的力，才說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說：

「你是頂好的一個女人，我看了你三年覺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看得順眼。你可憐巴做了孤孀，我的年紀也已大了，不想去找一個別的壞女人來受氣，我願意做你家贅婿，頂你丈夫的姓。合力同心管理這店子，把阿寶好好地養大起來。」

阿巧付了一下，呻吟似地說：

「你的意思也不錯。像我們孤兒寡婦，衣食無靠，沒個男人撐這門戶，怎能苦度到底？你，我覺得人也靠得住。不過，我們先把這店做做看，以後再託人來商量這事。」

這個男子見一個女人有肯嫁給他的意思，真比天上掉下黃金來還要歡喜，比剃頭主顧擠滿了

店堂還要快樂萬倍。

他眞的正正經經地做起來了，第一家開店門的是他，最後一個喫晚飯的也是他。他儼然是這家的主人了。

他對那小孩子阿貢，也自居父親似地愛他，沒有一天會忘記了買那小孩晚上愛喫的糕餅。晚上有空的時候，必要去抱他嗅他。因爲太熱烈太猛浪的原故，常把鬚根子刺痛了小嫩臉，小孩子呀呀地避開他撲到母親身上去。他總含怨意似地答訕說：

「兒子終究要自己的，自己的自己有兒子眞好呀！」

好像他已幻出將來抱着自己的兒子時的那幸福了，露出羨慕和有希望的眼光。

他愛他，體貼他，順從他，無微不至，像一個最忠實的奴隸一樣。

他經過了半年的節衣縮食，刻苦經營之後，店裏的生意日增月盛，漸漸有了起色了。

他忍辛含苦地做着，但終天都是眉飛色舞，表現出甜美的希望，和他那生活的有意義。

理髮店對門雜貨鋪子裏的老板，潤生，也是卅來歲年紀；在阿巧的丈夫未死之時，是常來閑玩的客人，現在又很殷勤地來玩了。

他那樣無拘束地說笑，有的時候甚至調戲似地對着阿巧：

「越漂亮了，嘖嘖！」或是「爲什麽不找個好男人過些快活日子？做孤孀犯不着的呀！」她，阿巧又那麽快活地：

「要死！你再說看我打你！」很樂意似她笑着說着。

順福看了非常生氣，又不敢說阿巧，怕冒犯了她潤生一到，他便做起一副苦臉，在那個時候。「阿唷，梳輕點哪！」或是「你這邊給我修得太高啦！」在他手下理髮的頭顱會如此不滿地喊了起來。

有的時候他勉強裝起一副玩笑似的臉孔：

「不要太頑皮呀，瞎說白道得太不像樣是不行的呀！」

那潤生也會這樣回答：

「人活着不快快活活做什麽？說笑有甚要緊？我還真要討了她哩！」說着對阿巧會意似地一笑；

順福冒起火來了，他說：

「我說，不許你瞎說！」

「唷唷！」潤生莫明其妙地有些害怕他起來：「那裏來的這個狠……」他的意思要說「……狠丈夫呀！」但他咽住了。

潤生接着來，阿巧顯然是歡迎的。

頑福聽了他倆的調笑，像在斷碎他的心一樣。他又分明地覺得，他倆由調笑而密語起來了，他們的態度非常可疑了。快要到手的老婆，眼看着要給那漂亮的光棍奪去，是誰也想得出其中的憂急和憤恨。

他看見阿巧嫋嫋的後影，總是眼睛裏冒出火來似地握緊了拳頭。他生氣發瘋，變成憂鬱的壞脾氣的難惹的人了。

有一天他實在忍氣不過，趕進去對正抱了小孩在玩弄的阿巧說：

「我辛辛苦苦爲什麽？無非爲了你，爲了我倆的親事呀！我實在看不過，你和那流氓！他在調戲你，你快要給他騙上了，怕我不知道嗎？你會給那流氓的洋錢衣服眩暈的。我的死活那放在你的心上！」

他說着，他亮而大的眼淚滾了出來，他沉在他一生的悲哀裏了。

那女人是一個有主意的能幹的人，她見了頑福要吞了她似地那神氣，她冷笑了一聲。但又看到了他在悲切地流淚，便把聲音放柔和了：

「『再嫁由自身，』本來你管不得我。況且我爲父母，爲丈夫，喫了大半世的苦，莫非——」她嗚咽起來了，「莫非你一定要扯着我喫一生，一世的苦嗎？有好路我自然該走。就是這小孩，也該叫他出出頭，不要一世葬埋在這小剃頭店裏。」

她又改了一種安慰的聲調：

來。

「我也並不是已經決定了的，對於他。你何必那樣生氣？」她說了後卻比他更悲切地哭起苦命來。

他聽了說不出一句回話來，並且覺得這來完全無望；這是他來安慰她，賠不是，說那是他來引起她的傷心。

她經過這次責難，知道千依百順的順福也不是好弄的人，便把她和潤生的親密避免了，而且暗暗地進行着他們的婚事，好逃開順福的嚴厲的監視。

一月之後潤生託媒和阿巧暗暗說妥，立即娶她過去。小孩也準她帶着同去。

順福對於阿巧的婚姻，以爲是拿得穩的，現在有了動搖，眞使他萬分灰心。又詛咒起女人來，怨恨他一生的窮困生活。

他對於店務也不關心起來了，終日地垂頭喪氣，坐臥不寧。恨着潤生，恨着阿巧，恨着自己。阿巧那句「你一定要扯着我喫一生一世的苦嗎？」難住了他，他想不出一個好的主意來。

「你不要拿錯主意，跟那流氓去！」他儘如此地央求着阿巧。

不幸的時光終於要來的，而且那壞消息不能永遠瞞住他。

她婉婉轉轉地對他說：

「你在店裏很長久了，好好地做下去，不愁沒有飯喫。將來不會沒有適當的女人。你一向來照顧

我，我也很知好歹，這個店便作爲謝禮。我，你不要管我——你本來不應管我，潤生他就要來接我了。」

順福聽她說完，像一桶冷水打在頭上，呆住了，喉嚨裏好像梗了什麼，說不出話來。他要跳起來打死這個壞女人，他眼睛裏閃着野獸般的兇光。那女人看出了，迅速地溜開了。嘴裏說着：

「不要生那麼大的氣，不得已的，我顧不得你！」

他也沒有聽見，他腦筋糊塗起來了，像要打那女人，又像要撲過去抱住她。一忽兒瘋頭瘋腦地走出了店。

那晚回店來，是一個別的認識的剃頭匠扶了他來的，滿身的酒氣，污泥，肩上胸前還狠藉着吐出來的殘物。

第二天又是那樣。

沉默和喝酒代替了他的理髮工作。主顧們是很識趣的，他們知道他有不適意的事件，一個都不上門來了。

阿巧怕着他，也不敢見他。

第三天的早晨，阿巧嫁了去了，丟下他一人在這和墳墓一般冷的店裏。他也已無力再撐持這店，更無勇氣在這空洞的屋子裏再住下去。

最後他酒越喝越多，神經一天糊塗一天，又不知怎樣爛掉了一只脚，變成現在這奇醜的怪樣子。

他一天到晚自言自語地說着，只有「阿巧」二字是人們聽得懂的唯一的話了。

阿巧去年也死了，現在早已成爲白骨了，名字雖還生存在他的嘴上。

他講到這裏，很感傷似地嘆息起來。這時夕陽已經沉到山後去了，只閃着一點最後的垂死的餘光。樹葉在晚風中颯颯地歎息，不住地掉下枯黃的落葉來。

我們重走過那廁所一般的草舍的時候，見他仰臥在昏黑的微光之中，不聽見那慘白的嘴唇中爆出「阿巧，阿巧，阿巧」的聲音來，幾乎要疑心他是一具僵冷的屍體了。

——一九二九，三，一五。(留)

妻子的報酬

賀玉波

一

妻子的地位與身分在法律條文上，成見上，及因襲的信條上既受限制，所以我們要得一公正明斷的論點是極困難的。在另一方面，你能找到那種可憐的可笑的婦女，她相信將她的魔力的本身獻給了男人之後，便可將他從屬於一種條件之下，使他不得不深重而永久地感謝她；他願意無報酬地去服侍她，除了那最初她自己的偉大贈品以外。

聰慧的婦女很相信這種要受人崇拜的婦女是不再存在的了。但我敢擔保，像這樣的婦女是仍然有千千萬萬存在着的。至於她覺得應當無條件地得到報酬，並不完全是她自身之過。好幾代的男子，詩人等，已經養成了這種觀念，已經告訴她越做得和上面那樣地無用，便越受人家的崇拜；總而言之，這樣很可以使一部分婦女相信，她只要漂亮，只要和他共食共遊，只要花費他的金錢，便算厚報了和他結婚的男人。

在另一方面，你也能找到大多數年輕的婦女，她們不僅不相信有這樣的事情，更且偏於另一極端。她們不願倚賴男人，寧願繼續着在婚前所選擇的貿易和職業，她們自已拿出錢來與她們的丈夫組織家庭。不過她們常常不大高興於她們的職業。那不是她們所愛好的事業或技藝，也不是她們所願意致力的事情。那僅是一種職業，是一種比作主婦較好的職業。她們寧願當打字員，書記，電話司機生，事務員，裁縫，鋪夥，而不願作主婦，在經濟上倚賴她們的丈夫。

對於要受崇拜的婦女，我不表何種同情。她是一個荒唐的怪物——一個愚蠢的神龕。她通常是一個不可信托的自私的妻子，一個愚蠢的母親（如果她有小孩），又是一個無用的管家。可是，我們對於另一種婦女卻很表同情。做主婦這種職業不會比打字高貴些，卻比打字困難多了。那事會弄髒你的手，一逢痛苦煩擾的事務，更會使你弄得頭昏腦漲。有成見的人（反婦人主義者及其他的人）不看見上面所說的情形——一個疲乏，躬背的主婦，和一堆油膩的杯盤——卻只看見那疲乏，躬背的打字員。

可是公正的人對於這兩類的婦女都很注意，相信兩者間各有一個問題，為我們日後所必須解決的。

二

人不得不做世界上的工作。在將來也許有一種機器，牠不僅能打出完全的信件，而且會改正人的錯誤，並和牠的主人通話：「錯了，把那個打出，重新開始。」到了人用這種機器去寫信件的時候，那末，幾百萬人就不必在打字機上荒費時日了。等到有一天電氣如水般的價廉，而每家都能利用牠來洗濯衣服杯盤，冲刷地板溝渠，擦器具，煮飯菜，以及設備溫室浴堂；到了這時候，那末，幾百萬人就不必拿了買來的用具，花費時日來做這些工作了。反而言之，在地球上是沒有這樣的一種理由，為什麽婦女不應該打字，為什麽男子不應該伸開指甲而躬着背去洗濯污穢的衣服杯盤，和在污穢的角落裏，骯髒粗陋，滿目灰塵的牢獄（即我們所謂的家屋）裏去討生活呢。此外，做家庭工作的人，更須好好地看護小孩，因為小孩是依附在家庭裏，而不是依附在公司裏的（除非把他們送入幼稚院）。至於婦女——生小孩子的——則還沒有到要求丈夫擕抱小孩的時期。所以，在外勞動的母親不得不雇用另一個婦女來看護小孩，而不希望她的丈夫住在家，去盡這種義務。無論如何，這個時期還是沒有來到哩。

所以到將來（現在讀這文的人所不能見的將來），當科學已經將每天工作時間減少為二小時，當我們利用以太來替我們管理事業，當我們生活在清潔的城市和文明的家屋裏時——一直到了這時候，那末，將結婚的年輕的婦女就可以繼續還就她從前所做的戶內或戶外的勞動了。

幫助能夠謀生的婦女，使她們在失業的時候，得到一個與運命對抗的機會，並使謀生能力有限

的婦女也不致毫無希望，爲家庭苦工所困：這就是我們爲了她們所希望做到的事情。

在這兩種婦女中，我們可以去開那種要愛崇拜的婦女，她可以嫁給一個闊綽而殷勤的丈夫，而變成美容專家和香粉工業的靠山，她也可以嫁給一個不像這樣殷勤的丈夫，結果使他苦痛地感得出犧牲換來的，不過是一個贅累罷了。將她去開是很容易的，因爲近代人漸漸不傾向於純然的裝飾，而慣於要求實惠的。

請觀察觀察近代中等妻子的地位吧。除了她們的工作已經減輕了一點之外，將她們與她們的祖母相比，是不見得有什麼差別或優勝的。這是沒人可以否認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主婦常是握有大權的人，不過通常也是作苦役和沒有權沒有身分的人。她或則不喜歡她的地位，但不能自由地去選擇。在婚姻之外，她可以選擇幾種職業，報酬是微薄的。她變成妻子了，她在她的丈夫家裏工作，她的衣食都倚靠着丈夫。她或快樂，或痛苦，或被寵愛，或被厭惡。但是，不論怎樣的情形，她所有的各種東西須完全取給於她的丈夫。

現在她比較優勝些嗎？一點也不。從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祖先的世界起，到現在這樣變遷了的世界止，她實在一點也不會優勝。

三

那是完全錯了，不論作妻子是否是一個尊貴的地位，值不值得一個自由婦女去接受。即使作妻子是尊貴而值得去接受的，她也不應該被處於完全倚靠於丈夫（那怕是她恩愛的丈夫）的屈辱的地位。沒有什麼關於婦德毋道底高貴的語句能作爲婦女倚靠的理由。近代的婚姻應該立足於平等之上，如果婦女將要變成管家，她不應該因此便喪失了她的經濟獨立的機會。丈夫應該把一部分的收入交給妻子，作爲她自己的錢，隨她的意思去使用，她變成了家庭的管理人，家庭中自然的頭腦。這事應該變得非常合法，只有證明了她是不能勝任的時候，纔可以取消其掌管的權柄。

現在，全事的難關到了。她必須知道而且躬行她的職務。在這個世界上佈滿了許多不做職務的妻子。千千萬萬的妻子不善烹調，洗濯，不善佈置房屋，不是良好的伴侶。如果她們在城市裏充當雇員，也像在她們不幸的丈夫家庭中一樣地不善工作，那末她們必定立刻被辭掉的。

我們對於婚姻是太憑感情用事了。我們婚姻的起首作了一幕音樂的喜劇，在後來作了一幕不快意的趣劇。老實地說，我們有時可以把婚姻叫做職業。可是這是我們不能容許的，在許多例子中，婚姻不僅是報酬最徵薄的而且是工作最艱難的職業——這確實是眞理啊。

劉大白先生詩集五種

再造　丁寧　賣布謠　秋之淚　郵吻

是革命者，是音韻學者，是文藝批評家，是詩人，氏確不愧爲多方面的人物。氏的詩作，亦是多角的。有冷淡的理知，同時有奔騰的熱情，如銛利的鋒劍，同時亦如婉轉的柔絲。有洒落的豪語，同時亦有纏綿的膩情，眞是才人無所不可的了。氏的最初詩集舊夢停版多年，最近乃新加刪訂，補入新作，成再造以下四集，合郵吻共爲五集。愛好新詩的應該一讀這位當代詩人的詩作。實價郵吻五角，賣布謠二角，再造丁寧秋之淚各七角。

中國的詩話，已經汗牛充棟。不是餖飣酸腐，陳陳相因，便是各持門戶，互相水火。本書亦爲劉先生所著，用了新文學的眼光，

增補再版
舊詩新話

來評隲古今的詩詞，一掃從來的因襲和偏見；其思想的獨到，文字的雋妙，更足開拓讀者的心胸。再版增補多篇，售洋八角。

上海　開明書店發行

A 1201

關於蘇維埃的女性活動

秋田雨雀著
含戈譯

革命前的俄羅斯婦人，在世界的女性當中，是停止在最落後底文化的水準上的。距今只十九年樣子的以前，在獨裁專制政治的治下，由最急進的智識女性及女性勞働者們，曾經舉行過男女平等的大示威運動。但在那時代裏，今日的蘇維埃俄羅斯的女性的開放和活動，幾乎是不能夢想的事。

世界當中最落後的俄羅斯的女性，革命後作為人類的女性運動的先驅者，在一九一一年的三月八日被叫喊了女性開放的標語，着着的移到實行方面去了。但是革命後的蘇維埃的女性們，決不是走着安易的道路，為了國內戰爭，飢饉，疫病乃至一般大衆的無智性，是在非常苦痛間戰鬪着的。所以在蘇維埃的現在底女性的開放，實是經過了不能忍耐的苦惱的歲月所得的成果。

蘇維埃俄羅斯的女性，在政治機構當中都勇猛前進從最高政治機關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起，凡外交，法律，教育，工場監理，赤衛軍，都有加入，和男性有同樣權利，為蘇維埃的新社會建設勞働者。

根據統計，據說女子已獲得了一五、三六〇人的蘇維埃會員，一二、〇〇〇人的共產主義者，

二、八二一、〇〇〇人的職業組合員，一〇二、〇〇〇人的消費組合員，二、〇〇〇人的勞働通信員，百分之一三的工場委員。

蘇維埃俄羅斯在一九一八年制定了民法，確定了家庭間男女平等的權利。如關於結婚撤廢宗教的儀式，給與結婚和離婚的自由，給與女性國籍，姓名，住所的完全自由，還給與對小孩的養育權利。

這民法被施行的時候，正是在各資本主義國家裏說着蘇維埃的女性，成了男性共有物底惡宣傳被流行的時候。這民法，是根據全歐洲的學者而創立的。

「由這法律，女性開始在結婚上獲得了平等的權利。在世界的法律裏，女性開始撤廢了男性的奴隸，這在他國是不能比擬底事，可以一些也不誇張的誇耀着」列寧說過的就是這個法律。

但是，爲了從獨裁專制政治時代的結婚的不合理，就是爲了那個的崩潰：蘇維埃的女性，在性的問題及結婚的問題上，嘗到了非常的苦痛。像柯倫泰女士的「華西麗沙（赤戀）」及「三代戀愛」，就是描寫着這時代的女性的苦惱。可是因蘇維埃俄羅斯的爲政者，教育者及醫學者們不知倦怠的注意力和努力，性及結婚的問題已着着的被解決去；在今日，已不管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辯者們所有的惡宣傳，在找着最適迭的道路。

關於蘇維埃俄羅斯的性及結婚的問題，依據三種方法被解決着。第一，是關於性教育的小册子的發行和組織者的指導等。第二，是醫學的豫防法。第三，是依照法律合議的制裁。我在蘇維埃時，曾經

看見過關係性教育的二三的影片，這等影片之中所現出的女主人公的苦惱，實是代表關於蘇維埃的女性底性及結婚的共通的苦惱。

在蘇維埃俄羅斯的女性，依照女性保護的法律，特別地被保護着。列舉主要的如下。

一 姙婦從夜工及過重的筋肉勞働裏被開放。

二 從事筋肉勞働的女性，在每出產前後給與她八週間卽總共十六週間的靜養。而且支給這其間的薪水的全額。

三 智的勞働婦人，在每出產前後給與她六週間卽總共十二週間的靜養。而且支給這其間的薪水的全額。

四 出產後的母親，可接受那地方的平均工錢百分之五十的勞働保險金，及作爲九個月間的兒童哺育費，支給津貼費。

五 由自己的乳哺育兒童的母親，給與她九個月，二時後的三十分以上的休養。

六 作爲原則的姙婦，絕對的不能解雇。（這一條是最可注意的。）

七 姙婦與幼兒的享受免費醫療。

八 在扶養者丈夫死了的場合裏，那個妻子及小孩，被支給社會保險金。

九 爲女性的勞働自由，或幼兒的保健，在勞働場附近設着託兒所，幼兒就寄託在託兒所哺育。

在蘇維埃俄羅斯的女性活動之中，最驚動人目的，是由女性做着無學者撲滅運動，消費組合裏的活動及託兒所裏的活動吧。無學者撲滅運動，是由列寧夫人克爾普斯加耶所指導的，村落的女性和都會的女性底知識的交換，新聞雜誌的發送，或者依通信不絕的清算着蘇維埃俄羅斯的女性的無學。在消費組合的活動，所謂由女性完全被支持底事，是必須加以特別的注意的。在村落消費組合的工作，差不多百分之五十，都由女性處理着的，依照公衆食堂在家庭裏除去廚廳的運動，而且由女性的智識慾望，向政治機能的參加漸漸速進着。

蘇維埃俄羅斯的共同食堂的事業，被一般所曉得地，在文化革命的途上是有着重大的要素的，用一百萬盧布的基本金，到今日，已經二億萬盧布的資本在流動着。

再來看一看關於在託兒所的女性的活動。在都會裏各工場附屬的職業組合的託兒所以外，夏季三個月間，農村的託兒所也開設着，而這等的事業，一切都由女性處理着的。在農村的託兒所的工作，不只是哺育農村的兒童，而且象任着在農村裏無學者撲滅運動的工作。

我曾經讀過在農村的託兒所服務的一個年青女子的短感想，雖單是通過這託兒所的工作看，已經能夠看見在蘇維埃俄羅斯，家庭以外的又一個的社會的家庭生活的發生的事實。有俱樂部，有公衆食堂，有託兒所。這樣，在蘇維埃俄羅斯，以昔的家庭生活的公式形態早已死亡了，而所裏第二的新的更廣的家庭生活的樣式生長着底事，可理解了吧。

四川婦女運動史的一頁

楊昌溪

在偏於西陲的四川，幾乎與外面完全隔絕，沒有一點值得學者們的關切。而外面的人所知道的一切，也不過從報紙上片斷的記載，使得全國的人都想像四川是一塊蠻荒的地域。，委實的，四川在文化上因爲交通不便的關係，事事表現着落伍；加以近年來的戰爭，更使得人民不能安居樂業了。不過，久亂思治是人之常情，因此，在軍閥的混戰中，思潮也如潮浪般的在民衆的腦裏澎湃着，各色主義都在四川極力的發展。自然，在這種現象中，婦女們也不得不受着潮流的激蕩。雖然所有團體的組織並不如參政高潮時的雲湧，但婦女們而今並不從那方面去討取同情，她們是要根本上研究作一個人的問題。

因此，在婦女運動幼稚期的四川，有許多工作是難能可能。除了在省會，成都由婦女問題研究會主辦的婦女週刊和婦女月刊外，社會上注意兩性問題的人也還大有人在，而且在思想和行動都是脫去了從前的窠臼，要極力的抓着偉大的時代，所以新近有一件轟動全川的殺婢案的後援，很值得

在四川的婦女運動史上新開一葉的。

四川的局面是一塌糊塗的，有權有勢的人便是轄移社會的最高階級。因此，男子們在社會上也逃不脫受強權的壓迫，婦女更難者到做人的地步。那嗎，更比女子低下的奴婢們，所處的地位更難堪了。在買賣制度下的女子，誰會把她當做人呢？因此，只要是由金錢換得，生死都是隨意的。而明明的表示現社會的獄結底確證是在四川發現了。

、夏玉書有着三個婢女，長名雲霞，幼名芸香，其一名桃紅，芸香及桃紅均因虐待慘殺身死。成都各界民衆憤而組織夏氏慘殺婢女成都各界民衆後援會來作正義的援助，本着正義來爲死者伸冤。這團體中的主要份子都是女子，奮鬪的精神深得各級民衆及輿論界之同情。並深切的痛斥地方法院在檢驗屍體時舞弊要求予以正確的檢驗。不過，民衆團體終久是民衆，並不是有權有勢的人，自然，在傳統者的觀點上得不着些微的同情。何況主兇夏玉書又是在政治上活動的人，那更難得着勝利了。因此，在後援會開二次代表大會討論一切的時候，突然來了武裝軍士一排，並無何項公文，只口稱奉營長命令來解散該會，在刀槍林立中，把該會舉出的代表李茂修等四女士捕押去了。但是她們並不因此武力而籲熬了勇氣，並且還派女生多人出外宣傳夏某殺婢的實情，地方法院的舞弊，武裝解散集會的情形，這種精神實在開四川婦女運動的新紀元，屈伏於一切舊勢力的女士們能在強權的壓迫下作正義的急呼，是值得讚頌的。而且該會受了此種壓迫後，監於奮鬪的無結果，宣傳的不普及，特

別的組織日刊一種作爲詳細宣傳的機關；餘外由宣傳部特製五彩畫以描寫此案的黑幕，更深深的引起民衆的同情。

不過民衆的團體始終是沒有力量的，有權勢的人可以任意的解散封閉。自然這一般不安分守己的女子們所組織的團體更免不掉政府當局的注意，於是除了逮捕了四位代表外，省政府還命軍警團聯合辦事處查辦後援會。這一來便使他們的工作更困難。而且在商民協會領導下的報紙也因爲登載了夏案的眞實情形弄得編輯部全體憤而辭職。這種結果更使我們認識了社會是不容女子去爭人權。處處的情勢都要逼迫女子向着舊禮教和舊勢力屈伏，在鬪爭中永遠的度着奴隸玩物的非人生活。但後援會的宣言卻如此的大聲疾呼着：

「被壓迫的民衆們，夏氏慘殺婢女案後援會是由成都華陽兩縣各界民衆受良心的驅使，正義的主張，聯合各界爲兩婢女力爭人權而組織的。成立不久便遭官廳壓迫，並捕去代表李茂能女士等四人。民衆們，夏玉衡縱子慘殺婢女是社會最慘酷最不人道的事，凡稍具有良心的人都爲此案激憤而抱不平。乃有不尊重民意的地方法院一味朦蔽群衆，欺騙民衆，包庇兇手，減輕罪案，第二次檢驗經過，曾宣布給各界民衆，今天地方法院又要舉行第三次檢驗了。現在本會察於以往的黑幕重重，根本否認法院不是眞正的司法機關，僅是有錢有勢的所慣用來壓迫弱者的工具。今天的檢驗也不過用巧妙的方法來蒙騙群衆的耳目罷了。本會決不能中他們的鬼計，決不能再受他們的愚弄和欺騙。本

會還是本着從前的主張，用民衆自己的力量來督促官府徹底的解決夏案，檢點兇手，嚴辦縱子殺婢的夏玉書，沒收夏氏財產撫卹死者。這是本會本着正義所堅持到底的最終目的。無論官廳怎樣壓迫我們，不達目的，誓不終止。被壓迫的民衆們，成華兩縣的人命案一天一天的加多，這是有錢有勢的人得着官廳的掩護來積極壓迫窮苦的群衆底明證，過去的張氏殺妾案，于案，東方茶樓堂倌案，沒有一件不是這種結果，民衆們，死神已臨到了，假如我們再袖手旁觀，不去為夏案慘死的兩個婢女力爭，為民權奮鬪，我們今後的生命，絕沒有保障的可能。……」

這宣言雖有些語病，但在四川婦女運動才在萌芽的當兒能有這樣的表現，已經是難能而可貴了。許多女子們仍免不掉以往的習氣，即使稍有認識的都是安於現實，在舊禮教下面去討生活。甚至於許多在受着高等或中等教育的女子，也不過把教育裝門面，或者作為選得名貴夫婿的進階。所以早前為着做官熱衝動而鬧參政運動的人，而今非惟寂然無聲，許多都姨太太化了。因此在維持了兩年的婦女週刊和月刊停版後，在文字上全無人嘶號，而卻得了這種在實際上為奴隸階級爭人權的運動，更值得人的欽敬了。

「……夫司法獨立，檢察官驗屍偵查結果如有錯誤，該管上級官廳自能糾正，即或因受賄舞弊被人告發，亦應聽候官廳查辦，當其依法執行職務時，無論何人均不得妄加干涉，該會乃敢施以強暴脅迫，妨害公安，蔑視法紀，至於斯極。況且結會結社非得官廳或黨部允許不能成立，該後援會竟係何

人組織，於何時成立，會衆若干，有無主義色彩，經何機關核准，應查明白根究。倘未呈准在案，自由集社，藉事開會，意圖滋擾，妨害秩序，尤當切辦。該李茂修等是否首要，即應查訊明確，分別輕重，妥爲辦理。」

這是省政府給軍警團的指令，在法律上大大的鉗制着他們的行動。以後從四川的日報也未看着夏案的結果，而且那被捕的幾個女子竟是如何的處置還是沒有得着確實的消息。或許在暴力下。爲着要救那四個女子而自動的停止了活動也未可知。我們實在爲着這事歎息；爲着爭人權反遭了枉梏，非惟不能爲死者伸冤，而生者反有沉冤莫白。

然而我們也並不悲傷，失敗並算不了什麼，成功是由失敗堆砌成的。歷史上告訴我們，極度的壓迫後是有強烈的反抗。而且時代的偉力深切的激蕩着許多不甘壓迫的女子底心，一天天的使他們由牢籠裏走向光明的大道。將有一日女子們會從枉梏中掙扎到光明的道下來集成一條陣綫去向她們的壓迫者鬬爭，從血跡模糊中去探取她們追求的光明。我深知許多女子們都不願作一個馴善的賢妻良母，她們願意從新的傾覆的範疇來建立新女性的園地，在那兒伴着男子們在平等的原則去努力社會的工作。因此，我只把這僻遠地域婦女運動的一頁如實的寫下，願將來的事實能給我寫下許多篇頁，同時也給婦女們一個微弱的警鐘，期望從邊陲僻荒中傳來的消息，能引起婦女們以深滿的和鳴。

中學課外讀物的兩部新書

名理通論

高傳著　實價六角

本書以實驗主義哲學爲立場，把中國數千年來的名學與性理學冶於一爐。對於漢宋之爭，程朱陸王之衝突，均有統攝的解釋。可作高中文科的補助讀物。

十二科學家

呂謎譯　實價六角

這是一本近代世界大科學家的敍傳。自倍根起至列斯特止，共十二大家。各就其一生的事跡，加以描寫敍述。每篇附肖像、年表，且有插圖。可作名人傳記看，可作科學史讀。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遺產

Julio Baghy 作
無名 譯

在我十二三歲的時候，我第一次看見我的父親的哭。事情是這樣開始的，有人來叩我們的門。我就跑去開門。一個白髮的年老的乞丐帶着一雙凍紅的手立在我的面前。他披着一件破爛的薄薄的外衣，顯然是因了寒冷而戰慄着。他的聲音裏充滿了溫和的懇求，討債一般地他向我展開了一張字據。

『請求你幫助些些這個無告的老年人吧……我的小孫兒死了，爲了掩埋我需要……爲了掩埋。我實在不是……我不是……』他的眼睛爲淚珠所溼潤了。

他的聲音跑進了我的心。我就喚着父親，那時我的聲音竟戰抖得和那老年人的凍紅的手一樣。我的父親從屋子裏出來，打量了那乞求者一周，隨即探索着自己的錢袋。

『祇求一些些，爲了無告的老年人……』

那聲音在懇求着。我的父親忽然注意地擡起他的頭。他的周濟的手停住了，他的眼光偵探似地

久久叮住了那個低垂着眼簾的老年人的容貌。顯然的，他不是以求乞為職業的。

「我的小孫兒死了，為了掩埋……為了掩埋我沒有那必要的數目……我實在不是……我是這麽貧而無告的」他低低地悲嘆的聲音說明他自己的境遇。

我的父親表示出異樣的為難，他的眉頭蹙着，彷彿他是要在他的回憶裏尋找什麽。漸漸地他的「心之路」在他的眼裏發光，他的聲音因為受感動而發抖了。

「呵，我只有一點錢……等着吧！我請求……我立刻會找出來了。唉，不是……只有一點錢。」

內心的微笑撫愛着我的心。我的親愛的父親是如何地寬恕着自己，為了一點錢！自從我有了記憶力的時候起，我的父親常常是只有一點錢。白髮的老年人看見父親把他手裏的字據望了一眼，便謙虛地遞上那張字據。

「票據嗎？不，我們不需要這個，」我的父親說。

「不是票據，這衹是那些好心周濟的人的名單。我不是乞丐，將來我是要極力設法從我的養老金裏拿出錢來償還的。……請簽名吧，先生！」

我的父親忽然地噤住了。他好像真噤住了哭泣。我跑進屋裏，因為有什麽東西壓住我的心。我不知道他們談些什麽，但我記得那老年人去了以後我清楚地聽見我的父親的哭聲。

忽然，一幅圖畫映在我的面前，那時我還不會去進學校……是復活節。我，我還是一個小孩子，穿着

新的賀節的衣服，立在香料店的明淨的窗前，時而注視着標着價目的糖菓，時而注視着在我的手掌裏發亮的小銅幣。在我旁邊徜徉着同年紀的衣衫襤褸的赤脚蓬頭的小孩子。我驚奇地看着他。

「今天是節日。爲什麼你不穿你的節日的衣服？」

我的同年紀的孩子的眼睛恨恨地閃爍着。在他的回答裏，窮人們的不羈的倨傲在鳴着不平。

「我沒有別件衣服。我是窮的。我祇有那樣的，那還是我的母親向左鄰右舍爲我一點一點乞討來的……」

我不大懂得他的話，然而我終於服從了某種內心的聲音，我便招呼他到大門的圓拱門下來。

「我有另外的衣服，而今天是節日，我的父親說，人要穿得完整才能進禮拜堂去，你想你那樣襤褸，人會讓你進到那里去嗎？我要把我的衣服給你，那時人一定會讓你進去……好，我想祇有這樣！」

在大門的圓拱門下我們交換了衣服。我的母親瞥見我就拍手，怒吼，問我，責罵我，而嚴厲地懲我。我聽她的那種要叫父親來判斷的驚心的恫嚇，我哭了。我的父親來了，我的親愛的好心的父親他撫愛着我的滿是淚痕的臉；而……而一星期他不和我的母親說話。倘使他的心會說話；他一定會說，爲什麼要責罰孩子呢？

現在我聽見我的父親的抽咽的哭泣的聲音，這個回憶的映畫，又在我的頭腦裏活現起來，而我也就從我的小口袋裏摸出手帕來。我寧願投身在我的父親的脚前，甚至吻他的脚步的跡印，但是我

計算着我的眼淚，……呵，我怎麽能夠計算牠們呵！

當我的母親從市場裏囘家的時候，我的父親通知說我們今天中飯時有客。他邀請了老朋友，是個窮人，他說他對於這人受恩很多。這時候，我覺得我的父親說的不是眞話，然而我以爲那種謊話是最聖潔的可恕的小過失。

烹飪的時候他在廚房裏對我母親說了許久的話。他又走到房裏，故意把他的最好的衣服批評得不值價，從中間挑選了出來。

「哦，這件冬外衣已經是十分破舊了。另外我有兩件。倘使我們全然嚴格地說起來，那麽牠甚至不是冬衣，牠祇不過是經過換季期的外衣罷了，……而這件衣服我眞已經不想要穿了。眞的，那收舊貨者不會拿出很多的代價來買牠的了……而那帽子？……哦，我有很多的帽子……」

他拿着每一樣東西跑出去又跑囘來。如此他忙了一上午。當客人到了的時候，全套的衣服已經預備好等他帶去了：共有一雙靴子，帽子，冬外衣，甚至差不多新的手套。然而我的父親的眼光還是非常愛惜這些舊東西。

客人是在中午來的。那白髮的老年人和我的父親的動作是那樣可愛，那樣動人，簡直像孩子一樣。啊，我的父親是在他的靈魂裏留着孩氣直到老死。他愉快地當心着客人。在我的母親的眼裏也閃動着眼淚；雖然她還能勉強忍住。她是理智勝過感情的人。

那個被感動的老年人在歡樂的宴會之後，穿上了贈品流着感激的淚而去了。我的父親目送着遠去的人，很久很久。母親偕偕擺了擺她的頭。

「丈夫，這就是爲什麼我們沒有一個時候能夠平安度日的原因了。你老是那樣的，」她伴着溫柔的責備說，在她的唇上卻露着仁慈的微笑。

我的父親吻她的手，她愛憐地理他的黑髮。

「是的，這是遺產……你的父親也是那樣的……那樣慷慨地贈與，甚至弄得一無所有……是的，這是遺產……」

我的父親可愛地，高聲地，幸福地笑着，注視着壁上的祖父的肖像，然後抱我坐在他的膝上偵查似地仔仔細細地向我的眼睛注視着。

「哦，孩子，你做審判官罷，我是不是行爲不謹愼？我告訴你一個故事……從前，有一個很窮的木匠。他有一個無母的幼兒。父親的愛養育着，維護着那個孤兒，因爲那木匠在那時是除工作外還有多的時間。那小孩子穿着一雙很大的長統靴，那長統靴的脛筒是足夠收容那孩子的全身。爲了進學校讀書，不論汗泥，雨水，冰雹與霧，他每日都要從遠遠的鄉村那里，跑到城裏。他的教師是一個仁愛的年輕的男子，他很讚賞那個勤敏的孩子。然而有一次那孩子不到學校裏來了。他是變成更孤獨了。他的一個姊姊死去了。此外：長統靴上開了幾個很大的窟窿。哦，那教師給了他一個嚴厲的書面警告，但是

甚至那教師的嚴厲的警告也不能使冬季變成夏季，也不能塞住那靴底的窟窿。這件事使得那教師感得悲哀，有一天，他特地步行去訪問那遠遠的鄉村，要看看「那個逃學的小流氓在做什麼？」……他步行去，步行回來……一個星期以後，那個窮木匠的兒子，穿着溫暖的衫褲，獸皮小帽和新鞋，急行進城，到學校裏去。是的，事實是如此的，嚴厲的書面警告不能做什麼，倒是善良的心做成了這事……而且，我親愛的孩子，那個窮木匠就是你的祖父，你看見他的肖像掛在壁上。那個鄉村的穿着大長統靴的孩子就是我，你的父親，而那教師，他的心給了我唯一的衣服，爲了我的肉體與靈魂，那就是這個被命運所摧磨的白髮的老年人，那個今天在我們這里年輕的老年人……哦，告訴我你的意見！」

我甚至不能說一句話。也毫不需要說話。我的善良的父親猜想着，從我的拘攣的面貌和眼睛裏讀出了我的回答。他吻我，緊緊地抱着我，他用他的手指恫嚇地，譏笑地，感動地說着這個清清楚楚地記得起來。

「唉，唉，孩子，等着吧，你將來也不會有變成富有的時候……所以我看，這也會使你破產的——這遺產」

在幾天之前我講「雪女郎」的故事給我的三歲的孩子聽，他使我記憶起了那椿舊事。那個可憐的雪女郎的命運和她的後母的兇暴，竟那樣劇烈地苦楚了他的小心，他放聲哭了……他覺得流淚可羞，像我一樣。只有當那個惡意的後母被嚴厲地懲戒的時候，那個善良的雪女郎同着七個侏儒

獲得了應得的幸福時候他方得着安慰了。……我照樣地抱着他，像我的父親抱着我的時候一樣，我吻乾了他的眼淚，像我的父親吻乾了我的眼淚一樣。

「唉，唉，我的孩子，這個遺產……呵，毫無用處的遺產，但是你的飄泊的父親的靈魂直到你有爲了窮入和苦難者流淚的時候才得充滿了快樂與驕矜。……而每日的麵包？哦，上帝也會賜給你的，像賜給你的祖先一樣。……」

——譯自Esperanto（世界語）

我的愛

A. A.

一

沒有你，我的愛！我像孤鴻遁天外；
歸來吧，活寶貝！花晨夕夕永相伴。

二

沒有你，我的愛！我像扁舟迷大海；
歸來吧，活寶貝！我是一刻不能耐。

三

沒有你，我的愛！我像霜風舞落葉；
歸來吧，活寶貝！殘軀需要你安慰。

四

沒有你，我的愛！我像荒墳蓋白雪；
歸來吧，活寶貝！心墳待葬我的愛。

一九二八，一〇，二三，上海。

圖版解說

錢君匋

一 枯蘭特及德的星期日

喬治・修勒 (Georgo Seurat, 1859-1891) 於一八五九年十二月生於巴黎，他是一個小康人家的子弟，於二十歲時出專門學校，後屢爲美術學校教授。

他的藝術與保爾・希涅克 (Paul Signac, 1863-) 等同被稱爲新印象派的創設者。他的描法雖然是用科學色素的分析的點描派，但他對於希涅克的原色的光學的點描，卻是以灰色勝，而且沈着。又單除了點線的分析而想起來呢，則又富於意匠及性格的形態，特別於他的素描上，更其可以明白這一層的意思。

「枯蘭特及德的星期日」乃是一幅極小的小品，畫面用黃色，紫色，灰色，以及近景的紫色色調，於一八八二年描成，與一八九一年的「曲馬」等同爲修勒的代表作。作「曲馬」的一年他僅三十二歲，他就於是年夭亡，這是很可悼惜的。

二 舞場

「舞場」的畫面有音樂的感覺，其組織彷彿旋律進展一般地優美。除形似外，又混入巧妙的意匠，使其更充滿給觀者以銳敏的刺激的感覺。「舞場」較「枯蘭特及德的星期日」更顯露他的性格。

節日

——老去的詩人的還鄉

西班牙阿左林作
戴望舒譯

華甘先生在門限上站了一回；一個僕人伴着他。

——你好華甘先生？華納夫人向他這樣說。

——你好華甘先生？安東尼向他這樣說。我們知道你是今天早晨到的，爲甚下午不到這兒來啊？

——你們呢？……你們呢？……你們好嗎？啊啊！真的，我們已長久沒有相見了。而現在，我們也並沒有相見……我的意思是說我已不能看見你們了。

華納夫人移近一張椅子過來。

——這兒坐吧，華甘先生。

安東尼先生握着華甘先生的手，引他到椅子邊。華甘先生小心地，慢慢地坐下去。門是大開着；顯出那清潔的，砌着點白色的石塊的大行廊；大群的喧嘩着的人在路上跑來跑去。

——你住在自己家裏嗎，華甘先生？華納夫人問。

——我住在我妹妹家裏，華甘先生囘答。我的屋子一定變成一個眞正的堆貨間了；一切的傢俱一定滿是蛀虫，蜘蛛，和灰塵。自從我出門以來，已有二十年沒有人進去過了。維季妮寫信給我說，牠每年去打掃兩三次；可是我卻不相信……況且，我簡直不想進去；我什麽也看不見，而且當我爲要認認那些我青春時代的傢俱而去接觸牠們的時候，我會悲哀……

——那麽，安東尼先生說，今年你是想起了家鄉，想來看看過節日了。

——是的，華甘先生說，是的，今年我想囘來。我想過：「因爲當然我是沒有別的機會了，這一次我們不要放過吧，這或許是最後一次的機會呢。」於是我便囘來看看家鄉，或者不如說是來感受家鄉，來拜訪像你們那樣的好朋友們……

人們聽見一種嘹亮的，快樂的遼遠的小鐘聲；花炮在空中響着；天變成慘淡的青色。

華納夫人忽然站了起來。

——華甘先生，露拉，克拉合和那個你在馬德里做過她的教父的瑪琪達，你大概不會認識了吧？

華納夫人走到樓梯也喊着：

——克拉合，露拉，瑪珈……下來，華甘先生在這裏！

——她們大槪在露臺上吧，安東尼先生說。

於是他向街路轉身出去，留着上面喊着：

——這個拉法爾，華廿先生問，該是那個從前你們的佃夫拉法爾的兒子吧？

——對啦，是他的兒子，安東尼先生回答。

——拉法爾，華廿先生對他說，你不會記得我了吧？你不記得華廿了，可不是嗎？

——記不得了，先生，記不得了，拉法爾搔着頭不知所措地說。

——當我到翁伯里阿去的時候，你不是一個孩子！……對我說，在屋子前沒有那些大楡樹嗎？那些楡樹好否嗎？那些楡樹綠着嗎？

——是的，沒有着，安東尼先生回答。

——有許多的知了嗎？知了唱得不停嗎？是真的嗎？

——我想牠們是唱着！拉法爾高聲說。牠們一天到晚唱着，孩子們丟石子上去叫牠們閉嘴；可是我對他們說，叫他們放過了牠們，冬天來了牠們會死的。

——這倒真的，華廿先生說。冬天來了牠們會死的……

於是他自己心裏想着：「我們這些詩人呢，我們和知了一樣。假如生命的患難讓我們平平安安地，我們便唱着，我們便不停地唱着；接着冬天來了，就是所謂老年，我們便會被遺忘丟棄而死了。」

花砲的爆發響鳴着賽會的行列走近來了。幾個矮子跳舞着走過；笛子奏着：「底，底底里，底底」的聲音，鼓做了：「堂堂……，堂」的聲音……

——拿了花來嗎？華卅先生問：

——這是當「聖處女」經過的時候，我們應該抛擲的花，克拉合回答。

——是什麼花，華卅先生又問。

——是薔薇，丁香和素馨，露拉回答。

——摸一摸吧，華卅老伯，摸一摸吧，斐琪達把花盤放到他面前說。

——斐琪達華卅先生伸出了他的潔白而精細的手來，小心地撫着薔薇，丁香和素馨說，斐琪達你滿了一個愛花而不能再看見花的老詩人的一切的用以自慰的願望……

狂歡的鐘聲在遠處繼續鳴盪；花砲震響着；人們聽到一種音樂；滿天已漸晦暗，星兒開始閃爍了。

安東尼先生忽然站起來喊着：

拉法爾！拉法爾！

拉法爾走過來，進了門口。他是一個鄉下人；他是安東尼先生的翁伯里阿地方的佃戶。

——拉法爾，安東尼先生問他，你們是在今晚晚會完後到翁伯里阿去呢，還是明天早晨去？

——今晚我們想去看焰火，拉法爾回答；我們明天去。

——聽着，安東尼先生說，這禮拜你們得把整個海拉達的地全耕好……就是角上也得耕透。你們還要採完了那些樹下的胡桃。

——是的，華甘老伯，腓琪達說；我很知道你是我的教父。

——她時常問起你，華納夫人說。

——我不能看見你，腓琪達，華甘先生說，你是怎麼一個摸樣兒？腓琪達是怎麼一個摸樣兒。

——她是長長的瘦瘦的，華納夫人回答。

——她的頭髮是怎樣的？

——她的頭髮是金栗色的，又很長。

腓琪達的頰兒酡紅起來了。

——眼睛呢？眼睛是什麼顏色的？

——眼睛是在赭色的碧色之間的，有時候好像是赭色，有時候好像是碧色

——嘴呢？

——嘴是小小的，生着紅的嘴唇。

——腓琪達，華甘先生贼着，你是一個漂亮的女孩子，我真很樂意在你生下只一星期的時候把你抱在手裏……而你們，露拉和克拉合，你們也是漂亮的；可是我一個也看不見你們……

一個女僕走了進來，手裏拿着一盤花。

——花來了，露拉說。

——下來，華甘老伯在這裏！

在天花板上響着一種細小的足踵的急促的聲音，隨即在樓梯上起了一種衣衫的窸碎聲，人語聲和輕狂笑聲。接着突然地，像一個魔法的顯現似地，三個女孩子全在門口出現了，規矩地，直立着，用她們的青色，灰色，黑色的大眼睛注視着華甘先生。

——你們不認得華甘先生嗎？安東尼對她們說。

三個女孩子都默不作聲。

——克拉合，你記得在你小的時候他帶你到花園裏去嗎？

——不，不。華甘先生微笑着說；她記不得了。已經過了那麼多的時候了！

——你呢，露拉，你一定也記不得了，安東尼對露拉說；他出門的時候你只有兩歲。

——我呢，我倒還記得她，華甘先生說；露拉的眼睛是青色的，可不是她的眼睛是青色的嗎？

露拉有點臉紅了。

——是的，華甘先生；她的眼睛是青色的，華納夫人肯定地說。

——斐琪逵呢？華甘先生問。她在着嗎？

——她在着，在你面前，安東尼先生回答。

——斐琪逵，華甘先生說，十五年前抱着你受洗禮的是我啊。

使女

阿斯卜遜著
友華譯述

好許多年以前有一個國王，他爲了他的小兒子着實就一番心事。那小王子志向遠大，沒有一件事稱他的心，他唯一的願望，便是要自己出外去找事情做。

他不息地乞求懇請，終於得到了他父親的勉強的允諾。他既得了允諾，就歡然出發，經了幾天的流浪之後，在一個夜裏，他來到了一個巨人的家裏，那巨人答應雇他來做傭人。

下一天早上，巨人出外去牧羊，在他離家之前，他叫他的新傭人去掃除馬廐。他說：「掃好了馬廐，你今天可以不用做什麼事了，你得知道，你是找到了一個最好服侍的主人。不過我叫你做的事，你必須立刻去做好；而最要緊的是，除了你起居的那一個房間外，你切不可闖進任何一間去。如果你不聽我的話，我就要取你的命。」

小王子說：「好的，我是找到一個最容易服侍的主人了。」巨人去後，他在家中往來踱步，吟着詩，唱着歌，以爲掃除馬廐是費不了多少時候的。

他暗自想道：「他不准我闖進去的那些房間裏，一定放着些什麼祕密的東西；如果我去窺探窺探，倒是很有趣的。」

他這樣想了，就跑進第一間密室裏去在那里，他看見牆上掛着一隻滾沸的罐子，下面卻看不見有火。

小王子說：「唉，我不知道罐子裏是放着些什麼東西。」他用一根頭髮來探進去，等到抽出時，那頭髮卻變得像是銀的了。

小王子喊道：「好奇怪的一隻湯，但是誰嘗了這味道，就活該倒霉；」他說着，就走到第二間密室裏去。在那里，牆上也掛着一隻滾沸發泡的罐子，但是下面並沒有火。他說：「讓我也來試試看，」於是他又用另一根頭髮來放進這罐子裏去；等到抽出時，那頭髮卻變成銀的了。

小王子叫道：「在我父王的宮裏，也沒有像這樣貴重的湯；不過實際上湯的價值是要看牠的滋味如何的。」他說着，就走到第三間密室裏去。在那里，他照以前一樣地試了一試，但這回，那根頭髮卻變成金的了。

小王子叫道：「人家說，『越弄越糟，』但是我說，『越弄越好，』不過這里既然煮的是金子，那里煮的不知是什麼東西？」

說着，他就開了第四間密室的門，可是那里卻並沒有什麼罐子。一隻榻上橫臥着一個公主，她生

得非常美麗，王子從不曾見過一個能夠與她媲美的女子。

公主一看見他，就喊道：「啊喲，不幸的人，你怎麼到了這里來啊？」

王子回答道：「昨天，巨人叫我住在這里的。」

公主說：「巨人叫你住在這里！唉，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安然地住下去！」

王子說：「我覺得巨人是很好服侍的；我今天的工作只是掃除馬廄罷了。」

公主道：「不錯，那末你打算怎樣去掃除呢？要是你像平常這樣地工作，你掃出了一畚箕垃圾，就會有十畚箕垃圾迎來。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一個法子。你必須把掃帚倒拿了，用掃帚柄來掃；這樣，你只要一舉手，那些垃圾就會自己飛出去的。」

王子感謝她的好意，答應依照着她的話去做，但是他還不肯就走，老實說，他是愛上那個公主了。因此，他們在分別前就訂了婚；後來還是公主提醒他，說天色快黑，巨人將要回來，他應該去掃除馬廄了。

王子跑進了馬廄，忽然想該試公主的話是否可靠，所以他開頭照尋常一樣地掃。可是結果卻與出於意外，當他掃不上三畚箕時，馬廄裏已是滿間垃圾，差不多連存身之地都沒有了。於是他依了公主的指導，把掃帚倒轉來掃；不上片刻，那馬廄裏已清楚得和洗滌過一樣了。

王子回到巨人吩咐他住的房間裏，又在室中往來踱步，吟着詩，唱着歌。不久後巨人就趕着羊回

家了。

巨人說：「喑，你有沒有把馬廐掃清楚？」

王子答道：「已經掃得一絲不剩了，主人。」

巨人怒衝地說：「讓我去看來，」說着，就闊步到馬廐裏，見果然如王子的話。

巨人回來，說道：「你已經和我的使女談話過了，因爲你一定不會知道那個掃除的法子。」

王子順口道：「使女，使女是什麽東西？我倒很喜歡去看看他。」說時，裝出像牛一樣笨的神氣。

巨人道：「好，好，你總會看見她的。」

下一天，巨人又趕了他的羊出去，吩咐王子，去把在山坡上放草的馬帶回來。他說，帶回了馬，他的新僱人就自管去玩好了。

巨人又說：「你有這樣好服侍的主人，眞該感謝呢，不過你該記好，如果你敢闖到我所說的房間裏去，我就砍斷了你的頭。」

說着，他就趕着他的羊走了。

王子說：「你確是個好服侍的主人；不過，我還是要和你所說的你的女主人去談談哩。」果然，他現在是你的女主人，可是不久她將屬於我的了。」

當他到公主跟前去時，她就問今天的工作是什麽。

王子囘答道：「不用愁他只要我到山坡上的牧場去把馬帶囘來就完了。」

公主去：「你以爲容易，那末你有什麽方法把牠帶囘來呢？」

王子說：「騎囘一匹馬來，並沒有什麽煩難；騎陌生馬，在我並不是第一次。」

公主道：「哼，你不要把這件事看得太容易。我來教你一個法子。當作走近牠身，他的鼻子裏會噴出火焰來，但是你不必懼怕。你拿了那邊門背後的馬嚼鐵去，你見他向你奔來時，你就把這馬嚼鐵擲在他的牙牀間；這樣，他就會馴服起來，而隨你使喚了。」

王子答應道，從他的指示，於是他們就在一塊兒消磨了這一天，談論着他們將來的事，和設法來脫離這個巨人。當天色漸晚，王子已把帶馬囘家這件事完全忘記了，於是公主只好提醒他，說趁巨人沒有囘家，快去把他的事情了結了。

於是王子取了門背後的馬嚼鐵，一口氣趕到山邊。果然，他看見那馬鼻子裏噴着火焰，在慢慢地走過來。當這畜生張牙撲向他來的時候，他就拿起馬嚼鐵來看準了擲在牠的牙牀間，一轉瞬，那馬已和小羊般靜靜地站在他面前子。

王子跨上馬背，騎囘來把牠緊在馬廐裏，然後他囘進自己的房間，又吟着詩，唱着歌。

在晚上，巨人趕着羊囘家了，他一進門就對他的傭人說：

「你有沒有把我山坡上的馬帶囘來？」

王子道：「帶回了，主人；我從不曾見過這樣兒係的一匹馬；不過，我還是把牠帶了回來，很妥當地把牠繫在馬廄裏。」

巨人說：「讓我去看來。」他立刻跑到馬廄裏，見果然如王子的話。

巨人回來後，對王子高聲道：「你已和我的使女談話過了。」

王子假裝蠢笨的樣子說：「你昨天說使女，今天又說使女，那末你為什麼不把這東西拿出來給我看一看啊？我從不曾見過這樣一個東西，倒很想見識見識呢。」

巨人道：「好，好，你總會看見的。」

第三天，巨人在出外牧羊之前，叫王子來對他說道：「今天你替我到山妖那裏去收取火捐。收了捐，今天你就可不必做事了。你得知道，我是一個好服侍的主人。」

王子待巨人去後，便暗自想道，「哼，好服侍的主人，你叫我做的統是煩難的工作。」

當下他就又去找女主人，告訴她今天巨人的吩咐。

他說：「我從沒有到過山妖那裏，即使我到過，我也不知道這捐錢該是多少。」

公主說：「我可以幫助你。你得到那邊山坡上的高岸邊。在這高岸下有一根棍，你拿這根棒去扣那岩石，就會有一個渾身放射火光的山妖走出來，於是你就告訴他你的來意；當他問你共要多少時，你就說：「我能帶多少就多少。」

王子答應遵照着公主的話去做；但他並不就走，後來還是公主提醒他，說巨人將要回來，他應該到山妖那里去了。

當下，王子立刻出發，走不多久，就到了底下有一根棒兒的高岩邊，正如公主所說。他拿起棒來向岩壁上用力一擊，立刻有一個山妖，出現在他的面前，那山妖渾身放射火光，眼睛裏鼻孔裏都迸出火星。

那妖怪問道：「你來幹甚麼？」

「巨人叫我來收取火捐。」

「你要多少？」

「我拿得了多少，就多少」

「好聰明的話，跟我進來拿罷！」

王子跟着山妖走進山洞，只見地上堆滿着一堆堆的金子和銀子，像石頭一樣，他拿了，他所拿得起的金子，就回家來了。

當晚上，巨人趕着羊回家時，王子照常在他自己的房間裏吟着詩，唱着歌。

巨人大聲道：「喂，你有沒有到山妖那里去把我的火捐收來？」

王子回答道：「已經收來了，主人。」

「你放在什麽地方？」

「那錢袋是在那邊的凳子上。」

巨人道：「讓我去看來，」說着就闊步到凳子邊，只見那袋子裏裝滿着金銀，當他去解開來時，一塊塊都落了下來。

巨人回來，咆哮道：「我知道，你已經和我的使女談話過了。果真如此，我要絞斷你的頭。」

王子依舊裝着愚笨的樣子，說道：「使女，使女，使女，昨天你說起使女，今天你又說起使女，前天你也說使女，究竟使女是什麽東西，我倒要見識見識。」

巨人惱怒地說：「明天我親自同你去看罷。」

王子道：「謝謝你，主人；不過你如果說着玩，那我可要心急死了。」

下一天，巨人把王子領到公主面前，說：「去把他殺了，放在你所知道的大鑊子裏煮。一煮，煮好了，就來叫我一聲。」

巨人說了，就在一隻長凳上躺下來睡覺，鼾聲之響，好像是在巒峯間的雷鳴。

在那個當兒，公主拿了一把小刀，在王子的小指上割出三點血來，滴在一隻三腳架上。然後把所有的垃圾，如破布，頭髮，鞋子底等種種的廢物，放在鑊子裏。最後她又裝了一箱子金沙，拿了一包鹽，和縣在門背後的一瓶水，此外還加上一隻金蘋果和兩隻金雞。一切預備定當，她就和王子倆趕快逃出巨

人的家裏。他們走了不遠路，就到了一個海邊，湊巧海灘上有一隻船他們下船渡海至於這隻船是從哪里來的，卻沒有人知道了。

巨人熟睡了好一晌，突能在喉嚨中伸了伸懶腰，困倦地說道，「煮好了沒有？」

三脚架上的第一點血回答道：「只剛剛在煮哩！」

巨人以爲回答的是使女，就側了側身再睡，可是睡不多久，他又耐不住高喊道：「煮好了沒有？」第二點血回答道：「還只半熟哩！」當巨人第三次醒時，第三點血就回答，「再等一會兒，快要熟了。」

不久，巨人起身來擦了擦眼睛，四面一看，不見人影。他高聲地叫着女主人，卻沒有人回答。他說：「也許她此刻正出外去了。好，讓我自己來動手罷；」但是當他拿了湯匙，走到罐子，邊看時，卻只見其中煮着的祇是些破布頭，鞋子底等種種廢物，他氣得差不多是發瘋了。，這次的發現，使他急得不知用哪一隻脚踏着地的好。他連忙去追趕王子和公主，他走得非常的快，耳旁邊只聽見嘰嘰的風聲，但是當他走到海岸邊，他只得站住了。

他咆哮道：「不要緊，我有法子。我只要去找我的喝水怪來。」

喝水怪找到了，他俯身下去探頭在水裏，剛喝三口，海水就淺了一大半，巨人能夠望見那隻遠逃的船。

公主對王子說：「快把那包鹽撒下去。」

王子依照了公主的話，就把鹽撒在水中，立刻水中長起了一個高山，把大海劃分成兩部。

巨人爬不過這個高山，但是他叫了他的鐵山怪來，叫他把高山鑽了個洞，使喝水怪可以爬過去喝海水。

，山洞鑽好了，喝水怪爬了過去剛要喝海水時，公主就叫王子把瓶裏的水滴下一兩點到海水中去。王子把水滴下後，海水又像以前一樣地高漲了，等到喝水怪更把海水喝乾，他們已經上了陸，而安然脫險了。

現在，他們決定趕緊到王子的父王跟前去，但是王子不喜歡他的新娘徒步回到王宮裏，因爲他覺得這樣不免有失體統。

他對公主說：「請你在這里等十分鐘，我到王宮裏去猶一輛七隻馬拖的車子來迎接你。由這里去王宮並不遠，我立刻就可以回來。因爲我不喜歡人家說我的公主是徒步到我父親的王宮裏來的。

公主道：「請你不要離開我，因爲我知道你一到了王宮裏你就會忘記我的。」

王子道：「我怎樣能忘得掉你呢？我曾經和你同過患難，並且我是非常地愛着你。」

結果，他終於說服了公主，一個人出發到王宮裏去，公主則在海岸邊等候。在他未動身前，她又再三地叮囑他。

她說：「你到了家裏，進門候的話都不要說，一逕到馬廐裏去把馬車套了來。就是你的親友來吳你，你也須裝做不看見一樣；最要緊的是，你千萬不可喫一點東西，因為你如果喫了，我們倆將要同遭不幸。」

王子答應把她的話都記在心頭，但是他總以為必不至於把她忘記掉的、可是當他回家時，正值他的一個哥哥將要舉行婚禮。新娘和她的親屬，那時已來到宮中，許多人都在忙碌着預備一切。

家人見小王子回家，一個個都圍了攏來，向他問長道短，要邀他跑進去，但是他裝做不看見一樣，一逕跑到馬廐裏去套車子。

賓客們拿出餚饌酒食來給他，但是他只管套車子，連一塊麪包都不肯入口。後來，新娘的妹妹送過一隻蘋果去給他，說：「如果你一樣都不要喫，那末你至少總以嘗嘗這蘋果着，你經了長途的跋涉，一定是很飢渴了。」

新娘的妹妹是一個女巫，王子只嘗了一口，就把公主和他們的往事統統忘記完了。

他遲疑地想，「這是怎麼一回事啊？我套這馬車來做什麼？我一定是發瘋了。」

他又把馬匹繇回厩處，跟着衆人一同跑進王宮。就在那一天，他和新娘的妹妹訂婚了，那妹妹，就是送蘋果給他的女人。」

使女坐在海邊等王子，等了好幾個鐘頭。最後她就立起身來，一個人向前走去，但是她走了不遠，就見前面有一所孤立的小茅屋，築在王宮附近的一個小樹林裏。公主走進去，碰見了爲屋主的那個老太婆，那老太婆情形很粗暴，她一開頭就不準女主人寄居在她的家裏。後來公主說了許多的好話，出了最高的租金，才算勉強得到她的允許。

那個茅屋很陰暗，很骯髒，公主提議把牠修葺一下。不料這意思大觸老太婆的怒，她大發脾氣破口罵人，但是公主並不和她計較。她揭開她放金沙的箱子，撒了一兩把在火爐上，哈哈，這些金沙都融化了，發泡了在火爐上滾沸起來，流了滿屋子。把屋內外統統鍍上了一層金。

老太婆見金子滾滾發泡，心裏非常驚恐，她想逃出屋子去，可是因爲忘記俯身，在門頂上很猛烈地一撞，就折頸而死。

下一天，一個巡官經過那里，當他看見了這金屋子在樹林中燦爛發光，就見得奇怪起來。他走近去，看見屋子中坐着一個美麗的女郎，他是非常地驚異。他一看見她就爲她顛倒傾心，趕緊跑過去乞求懇請，要娶她做妻子。

在後，公主不耐煩地說道：「那末，你肯給我多少錢呢？」

巡官歡喜地說「我的家境不很壞呢；」說着，他立刻就去拿錢。他回來時，帶着一小袋的金子，拿來放在一隻凳子上。

女主人說：「你既然這樣有錢，那末我只好答應了；不過請你稍微等一下，我要熄滅這火爐。」

巡官跳起來說：「放着，讓我來做，」說着他就奔到火爐邊去。

公主叫道：「你有沒有把鏈子拿好？」

巡官回答道：「我已經拿好了。」

「那末你就拿好這鏈子，你拿好這鏈子，你就可以給我把燒紅了的煤鏟出來壘着，等到明早天亮再說罷。」

因此，巡官站在那裏，鏟了一整夜的煤；他雖然乞求，討饒，哀哭，那火爐卻總不肯冷下去。天亮了，他這才能夠放下那把鏟子，立刻飛奔逃走，像後面有山妖追着的一樣。凡是碰見他的人，都詫異地突出眼睛望着他，因爲他一路上蹦蹦跳跳好像是發了狂。他們都不知道他是碰到了什麼事。

下一天，一個檢察官經過公主所住的地方，他也看見了這金屋子在樹林中燦爛發光。他跑過來看這是誰的屋子，當他一看見這個美麗的女郎，他就比巡官更其顛倒傾心，趕緊地向她去求婚。

巡官的遭過，現在同樣地輪到了這位檢察官身上。公主爲了不勝厭煩，就問檢察官能夠給她多少錢，於是他去帶了一隻大錢袋來放在凳子上。

公主說，她將要答應他的請求，不過其時走廊裏的門在乒乓地砰着，他說，她先要去關那扇門。

檢察官跳起來說：「放着，讓我去替你關，」說着就立刻奔上，

公主道：「你有沒有把門環拿住」

檢察官回答道：「我已經拿住了。」

公主道：「那末你就拿住這門環，你拿住這門環，你就可以給我把那扇門關起來，等到明早天亮再說罷。」

這檢察官整夜地在那裏跳舞，這樣奇怪的舞法是他從不曾學過，也是永遠不要再學的。他把門關上了，可是牠立刻又將他拉了回去，這樣反復循環，有時把他衝上東，有時把他衝過西，差不多弄得他要死。

起初，他是拚命地用力去拉，後來，便只好乞求討饒，但是那扇門固執地叫他繼續着跳舞到天亮。等到這檢察官能夠放了手，他就連忙奔逃，把求婚這件是完全忘記了，因爲他差不多聽見這門在追上來。凡是碰見他的人都駐足來驚異望着他，因爲他一路上蹦蹦跳跳，像逢了鬼怪一樣。一個高貴的官員在路上這樣的走，是他們從沒有見過的。

第三天，一個省長經過公主所住的地方，也碰到了同樣的不幸。這一次，公主說是要去把草地上的小牛牽回來，於是這位又胖又矮的省長就馬上去替她牽小牛。等到他握住了小牛的尾巴時，女主人說：「你現在就把小牛的尾巴握住罷，你握住這牛尾巴，你就可以給我到各處去跑一趟，等到明早

天亮再說罷。」

因此這不幸的省長，就整夜地東跑西走，他翻山越嶺，穿林莽，蹈荊棘，他越是用力牽着這小牛就越奔跑得快。省長經了這一夜的操練，已經力盡氣絕了，等到天亮時牛尾巴一脫手，他就連忙回家，早把他的求婚與放在公主凳子上的一大袋金子完全忘記了。

省長是個大官員，並且有一點威勢，所以他不能像警士和檢察官這樣地跑得很快，但是他越走得慢，圍擁來詫異地望着他的人也越多，因為他在莽叢中跳舞了一夜之後，可憐他走起路來也有點異樣了。

下一天，是王宮中舉行婚禮的日期。照預定的順序，這兩對新夫婦——最長的哥哥和她的新娘，與巨人同住過的小王子和新婚的妹妹，（即是那個使他忘記已經訂婚的公主的女巫），——應該一同到教堂裏去。但是當這兩對新人正坐在車中將要開行的時候，忽然車上斷了一個銷栓，雖然經了三四次的修理，卻總是一拉就斷。

不少的時間過去了，這個新婚的隊伍，仍然不能向前出發，於是大家都憂悶起來。其時，那個被請來參預婚禮的巡官便跑來對他們說，在附近的樹林裏住着一個女郎，只要誰能去借到了她的火鏈的柄來插下去，他敢斷定就不會折斷了。

一個專差立刻奉命前去，那女郎倒很願意把火鏈借了出來，但是這個難關剛只打通，而車子正

要行動時，忽然車箱的底板又破碎了。隨從的僕從立刻做了一塊新的底板，但是無論你釘了多少釘子，用了怎樣的木料，等到裝好了行動時，這新底板又破碎了，這麼一來，他們是更其着急起來。

最後，那個與巡官同來作客的檢察官跑出來對失望了的衆人說：「在那邊的樹林裏住着一個女郎，只要誰能去借到了他走廊裏的半扇門來裝上去我敢斷定就不會破碎了」。

一個專差立刻奉命前去，經了一次客氣的請求，那女郎一口應承，把她的鍍金的門借了出來。

現在，他們要預備出發了，可是他們覺察到那駕車的六匹馬，拉不動這車子。於是加至八匹，十匹，十二匹，結果還是和不加一樣，車夫越鞭着馬，車子越不能動。

後來省長跑出來了，他說，如果住在金屋子裏的女郎，肯把她的小牛借出來，就是山一般重的車子也拉得過去。

許多人雖然都以為乘了牛車在教堂裏去總不雅觀，但實際上卻又毫無辦法。小牛是從女郎那里借來了，他們就把牠駕在馬的前面，接着車子，馬，牛都向前去了，只見牠橫衝直撞，顛顛倒倒，使車中的人連氣都透不過來。

他們的車子有時候倒在地上，有時候彈在空中，等他們到了教堂邊，那小牛在教堂四周不住地兜圈子，像起水車一樣，因此車中人還是不能走下車來跑到教堂裏去。他們沒有辦法，只好再回轉來，但是一路上東衝西撞還是和來的時候一樣，走得只有更快了，到王宮時幾使人疑心連教堂都沒有

離開了呢。

在宴席上，那個曾在巨人家服役的王子，想得了一個法子，就是去邀請那位住在金屋子中的女郎來喫喜酒。

國王贊同了這個提議，就派了五個親信的大臣，到這金屋子裏去請是位女郎來喫喜酒。

公主回答道：「像我這樣微賤的女子，萬不敢謁見高貴的國王，請你們替我回覆他，如果他肯到我這里來，我才可以到他那里去。」

這一個回覆，使國王不得不親自到這金屋子裏去邀請她，國王一去，公主就伴着同來了。

國王覺得她一定是個喬裝着的貴婦，所以請她坐在最上首的位置，湊巧在小王子的旁邊。

當他們坐定片時，女主人就拿出她從巨人那里帶來的金蘋果和金雞，放在桌上，不久，兩隻金雞爲了爭金蘋果喫，互相打了起來。

王子叫道：「看啊，這兩隻金雞拚命地爭蘋果喫。」

女主人答道：「是的，當我們同在山邊的時候，我們也是拚命地逃出來的。」

這一句話把魔法破除，王子又認識了他的公主。於是那個滾蘋果給王子的女巫，便被拋在地上，給野馬踏死。第二次的婚禮又舉行了，這次是比上一次更其華麗；巡官，檢察官，省長他們，雖然在他們的求婚操練後還沒有恢復元氣，可是也高興地參加這婚禮，而爲這事盡力奔走。

小朋友最歡迎的

兒童讀物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

- 如此如此　吉百林著　張友松譯　實價四角半
- 夜鶯　安徒生著　顧均正譯　實價三角
- 伊利亞特的故事　謝六逸著　實價二角
- 月的話　安徒生著　趙景深譯　實價二角半
- 土耳其寓言　王世穎譯　實價二角半
- 風先生和雨太太　保羅穆塞著　顧均正譯　實價三角
- 三公主　[illegible]　實價三角
- 木偶奇遇記　[illegible]　精裝一元二角　平裝七角
- 金河王　[illegible]　實價五角
- 鵝媽媽的故事　[illegible]　實價三角

其他

- 愛的教育　亞米契斯著　夏丏尊譯　精裝一元五角　平裝九角
- 從民間來　[illegible]　實價一角半
- 名利網　[illegible]　實價三角
- 小學校音樂集　[illegible]　實價五角
- 孩子們的音樂　[illegible]　實價五角
- 蘽雜　[illegible]　實價三角
- 給小朋友們的信　徐學文著　實價二角半
- 娃娃石　孫佳訊著　實價三角
- 蛇郎　[illegible]著　實價三角

四馬路　上海開明書店印行　望平街

A 1176

本刊徵稿略例

一，關於婦女家庭兒童及各種文藝品，或撰，或譯，均所歡迎。但本誌篇幅有限，過於冗長之文字，恕不發表。

二，翻譯文字，務請附寄原文。萬一不便時，務請註明出處及原著人姓名。

三，文字請用鋼筆及顏色墨水繕寫，以免模糊。文中如有圖表，請用黑墨繪寫清楚，以便製版。照片及複製圖片，務請將原片附寄。

四，來稿爲免除遺失起見，最好請由郵局掛號寄下。

五，稿件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如寄稿時附入郵費及掛號費者，未能發表時，當照原址寄還。

六，稿上須註明撰譯人姓名字號（但發表時得用別號）及詳細地址。寄稿後如有地址更動時，仍請隨時通知。

七，來稿一經登載，酌贈現金，開明書店購價書券或本刊。如投稿人欲自定何種者，亦請同時聲明。本社認爲可以允許，即當照辦。但於本刊出版前已在他種刊物上發表者，恕不致酬。

八，已經登載之稿，除將來本刊彙印叢刊時得加採入外，雖經致酬，仍一律保留原著人之著作權。

九，一切稿件請寄上海兆豐路安多里門九五四號婦女問題研究會新女性編輯部，弗由發行所轉遞，以免延誤。

"LA NOVA VIRINECO"
Shantung Road, Shanghai.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婦女問題研究會　上海兆豐路九五四號
主幹　章錫琛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上海兆豐路九五四號
發行所　開明書店　上海山東路一六五號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特約經售處

天津直隸書局
漢口大東書局
長沙泰東書局
西安西安[illegible]報社
成都[illegible]協社文化部
重慶重慶書店
新加坡上海書局
南昌[illegible]書局
廈門新民書社
其他各省大書局均有經售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地址，通信時務將
（一）定單號碼
（二）定戶姓名
（三）原寄何處
等項詳細開明，以便檢查。

定價

另售	預定		
每月一冊	半年六冊	全年十二冊	
一角五分	九角	一元八角	
國內日本郵費在內歐美另加郵費四角			

廣告價

特等（封面及前頁）	普通
全面三十六元	全面二十元
半面二十元	半面十二元

上田敏著　豐子愷譯

現代藝術十二講

精裝實價一元五角
平裝實價一元

上田敏是日本已故的文學博士，西京大學的講師，在日本是與廚川白村等同列的第一流著作家。著者曾遊歷歐洲，考察現代各種藝術，對於繪畫音樂均有豐富的理解的見識，而於文學尤爲專精。此書從現代的時代精神生活基調，及社會問題上根本地說起，漸次論及文學，繪畫，音樂等各種藝術。探索其主潮，解析其內容，揭示其特點，批判其價值。又深入淺出，用淺近易解的語句與趣味豐富的文筆，闡明現代藝術的複雜深奧的情狀。誠爲一般藝術研究者之指針。

上海開明書店印行

新女性第四卷下冊總目錄

論文

題目	作者	號次	頁碼
革命時期的性生活	愈之	七	八九一
婦人與勞働組合	高橋平	七	九一五
男女有別	黃石	七	九四一
婦女運動的今後的途徑	笑天	八	一〇二五
性的問題	周建人	八	一〇三一
親屬通婚的禁例	黃石	八	一〇三七
婦女與家族制度	陶父	八	一〇五三
婦女應該注意的問題	梅覺	八	一〇八一
新女性的過去現在與將來	奈伊	九	一一二五
兒童教育的基本錯誤	張昌祈	九	一一三五
童話與兒童	顧均正	九	一一八五
蕭伯納之社會主義觀	周容	一〇	一二四五
貞操之起源	黃石	一〇	一二五五
十年來的婦女參政權	方炎武	一〇，一一	一二七一，一三八五
告未婚的處女	牟鴻彝	一〇	一三五五
婚姻禮節的法術背景	黃石	一一	一三六六
從性的淘汰說到女性中心說	沈沛恩	一一	一三九五
廢刊詞	編者	一二	一五〇〇
普洛戀愛學	默之	一二	一五〇三
伴侶結婚運動的發展及其原因	晏始	一二	一五一三
社會主義與婚姻	周容	一二	一五一九
論嫉妒	微明	一二	一五二九
嬰兒拋棄及其救濟	周容	一二	一五三七
妻子的報酬	賀玉波	一二	一五六九

記載

題目	作者	號次	頁碼
西非洲的婚俗	顧均正	一〇	一三六一
兩件師生戀的悲劇	哲生	一一	一四一一

粵劇婦女的怪俗	黃詔年	一一	一四八九
老少愛的結局	哲生	一二	一五三一
關於蘇維埃的女性活動	合戈	一二	一五七五
四川婦女運動史的一頁	楊昌溪	一二	一五七九

文藝一

一個人的結婚	章克標	七	九五七
營長太太	賀玉波	七	九八七
昨夜	符竹英	七	一〇一三
家庭	鞠馨	七	一〇一七
晚餐	彭家煌	八	一〇九三
桃的風波	劣郎	八	一一〇七
笨水母	調孚	八	一一一三
玲姑	趙景深	九	一一九五
離婚後	賀玉波	九	一二〇三
火警映畫	索郎	九	一二一五
三隻熊	顧均正	九	一二二五
騎驢	彭家煌	一〇	一二九五
逃亡	鞠馨	一〇	一三一一
兒童的樂園	顧均正	一〇	一三一九
不貞之花	無名	一〇	一三三九
小白兔的冒險	席錫光	一〇	一三四七
神與男與女	芝君	一一	一四三七
他們之中的一個	艾蕪	一一	一四六一
美麗的夜	竹影	一一	一四六七
白貓	友華	一一	一四七三
裙子	孫席珍	一二	一五四三
「阿巧」	符竹英	一二	一五五七
遺產	無名	一二	一五八五
節日	戴望舒	一二	一五九三
使女	友華	一二	一五九九

文藝二

夜飲	焦尾	七	九八五
哀愁之夢	錢君匋	七	一〇〇五
歌	黃運初	七	一〇〇五
光榮之雙足	燕志儁	七	一〇〇八
離別之夜	陳嘯空	七	一〇一一

往事	A A	八	一二一二
你若不愛我	黃詔年	八	一一一七
永遠的夢想	別覺	八	一一一七
我是已經嫁了的人	胡越	八	一一一八
重逢	燕志儁	八	一一一九
生命與愛情	愛安	九	一二四一
爲了愛情的緣故	一郎	九	一二四二
招魂曲	苦瓜	九	一二四二
給Sanchen	張崧人	九	一二四三
給L. Sanchen	張崧人	九	一二四四
徬徨	A A	一〇	一三一七
秋深了	A A	一〇	一三四六
願深深留在心窩裏	A A	一〇	一三六六
晨	鍾敬文	一一	一四九三
現在	鍾敬文	一一	一四九四
故鄉	賀玉波	一一	一四九五
流水	賀玉波	一一	一四九五
春夜	賀玉波	一一	一四九六
別杭州	劉治海	一一	一四九六
我的愛	A A	一二	一五九一

廢話

「男子們說」與「女子們說」	介子	八	一〇八五
女子與性	頑菲	八	一〇八八
短筆頭之縮	洪約	八	一〇九〇

歌曲

悲戀之曲	錢君匋歌 陳嘯空曲	七	九九九
這相思彷彿寒露	錢君匋歌 經天瑞曲	八	一一二四

雜文

愛友梅覺之死	梅子	八	一〇七三
猪肉狠筋芝蔴芫荽小品	江紹原	九	一一五五
秋夜的鳴蟲	樓俊卿	一〇 一一	一二七九 一四一七

補白

命歪	黃詔年	七	九四〇

彌勒佛看山門	一知	九	一一五三
笨牛	一知	九	一一八三
狐狸與母雞	一知	九	一二〇一
小話一	超傑	一〇	一三一〇
小話二	超傑	一〇	一三三七

圖版解釋

化妝的浴婦	錢君匋	七	九一四
浴婦圖	錢君匋	七	九一四
鬪牌	錢君匋	八	一〇九一
水浴之婦	錢君匋	八	一〇九一
春郊	錢君匋	八	一一五四
村落	錢君匋	九	一一五四
小兒像	錢君匋	一〇	一二七〇
街	錢君匋	一〇	一二七〇
船	菱花	一一	一四一〇
帆船	菱花	一一	一四一〇
枯蘭特·及德的星期日	錢君匋	一二	一五九二
舞場	錢君匋	一二	一五九二

插繪

化妝的浴婦	羅諾亞爾	七	(卷首)
浴婦圖	羅諾亞爾	七	(卷首)
鬪牌	賽尙痕	八	(卷首)
水浴之婦	賽尙痕	八	(卷首)
春郊	西斯雷	九	(卷首)
村落	西斯雷	九	(卷首)
小兒像	盧騷	一〇	(卷首)
街	盧騷	一〇	(卷首)
船	希湼克	一一	(卷首)
帆船	希湼克	一一	(卷首)
枯蘭特·及德的星期日	修勒	一二	(卷首)
舞場	修勒	一二	(卷首)

結婚的幸福

山格爾夫人著

蔡詠裳女士譯

山格爾夫人這個名字，以及與她相連繫的事業，大概還保留在國人的記憶中。這書是夫人為答覆幾千幾萬向她詢問關於婚姻問題的信而寫的。本書從青年期的保發起，一直說到結婚以後的生活，舉凡求婚，訂婚，蜜月，兩性的調劑，早產的避免，節育的方法，陽萎的救治，各種現代婚姻中隨時發見的難題，無不提綱挈要地加以說明。

凡愛讀本店前出版之「結婚的愛」者，尤不可不讀此姊妹篇也。

精裝一元平裝六角

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LA NOVA VIRINECO Vol. IV, No. 12.

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開明書店大教本

開教本的新紀元!!!

中等教育最重要的教科，首推國文英文算學。這三科的教本，出版的雖已不少，但都不免有缺點。故教育界對於優良教本，仍十分需要。本店出版的活葉文選，自由美術，用者莫不稱便。英文讀本及算學教本，編者係有經驗的當代專家，更開教本的新紀元，足稱第一善本。

開明英文讀本

林語堂編
豐子愷繪圖

第一冊
紙面八角 布面一元

第二·三冊
紙面九角 布面一元一角

開明活葉文選

已出三百餘篇
各篇均可零購
每葉九百餘字
四號鉛字排印
紙價大洋三釐

開明算學教本

編纂者

周為群　劉薰宇
章克標　仲光然

算術代數幾何
各分上下二冊
每冊大洋五角
三角一冊六角

發行所四馬路望平街，★備有樣本承索即寄

每冊　定價　分